

廈門話的變調和輕聲^[1]

李如龍

一、小 引

1.1. 外地人到廈門來，想學廈門話總覺得不容易。有些人學會說了，在本地人聽來，還是很不象。廈門話的語音系統和普通話有很大的差別，在詞匯和語法方面也有自己的許多特點。不僅如此，由於詞匯和語法的需要，廈門話在語音方面還有一系列複雜的變化。所以，即使掌握了廈門話的聲、韻、調系統，掌握了廈門話独有的詞匯和語法特點，還未必能說好廈門話。隨便拿幾個字做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到，廈門話里單字的讀音只有一種，但是在句子里却常常有四種、五種甚至多達七種不同的讀法：

字	讀音	詞	例
人	din ⁴²	中人	tiŋ ⁴ ⁴ din ⁴ (經紀人)
	din ⁴	人情	din ⁴ ⁴ tsig ⁴ (情意、人情世故)
	daŋ ⁴	大人	tua ⁴ ⁴ daŋ ⁴ (成年人)
	daŋ ⁴	人客	daŋ ⁴ ⁴ ke ² ⁴ (客人)
	daŋ ⁴	飢 ^[3] 人	iau ¹ ⁴ daŋ ⁴ (肚子餓)
生	sig ¹	學生	o ² ⁴ ⁴ tsŋ ⁴ ⁴ sig ¹ (學生)
	sig ¹	生活	sig ¹ ⁴ ua ² ¹
	sī ¹	先生	sian ¹ ⁴ ⁴ sī ¹ (老師，醫生)
	sī ¹ ⁴	生虫	sī ¹ ⁴ ⁴ t'ag ¹ ⁴ (長蛆)
	ts'ī ¹	生兮	ts'ī ¹ ⁴ ⁴ e ¹ ⁴ (生的)
	ts'ī ¹ ⁴	半生熟	puā ⁴ ⁴ ⁴ ts'ī ¹ ⁴ ⁴ sik ¹
	sī ¹ ⁴	王先生	ŋg ⁴ ⁴ ⁴ sian ¹ ⁴ ⁴ sī ¹ ⁴

[1] 本文是從《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一書《閩南方言概況》一章中抽出一段補充整理而成的。該書是在福建省教育廳的領導下，由福建師範學院和廈門大學協作編寫的。《閩南方言概況》一章，係由廈門大學負責。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廈門大學中文系語言教研組不少同志參加過意見。葛德純先生為本文的初稿認真地審核了材料，並提了寶貴的意見，特此誌謝。——筆者。

[2] 韻書《十五音》里的聲母“入”在現在的廈門話里已經混入“柳”。關於“柳”母的標音，在羅常培先生的《廈門音系》及一般人的著作中都標成 l-，《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在討論過程中認為從語音系統性和實際的發音部位、發音方法來看，標為 d- 雖然不十分準確，但比標為 l- 合適，現因其說。

[3] 本文所舉的方言詞中漢字的寫法按《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的用法，能考出漢字的用原漢字，有俗字的沿用俗字，否則用同音或新造形聲字，限于篇幅此處不再一一註明。

一个字之所以有多种讀法主要是由于廈門話里大部分的字都有文白讀的区分，在口語中还經常有變調和輕聲的現象。要学好廈門話非掌握文白異讀和輕聲、變調的規律不可。

1.2. 廈門話的文白異讀并不是簡單的此可彼的異讀，也不純粹是“讀書音”和“說話音”的異讀。可以說，主要是一种詞匯現象。在大多數詞儿中，字的文讀音或白讀音是不能隨意替換的。如上面所舉的“大人”讀白讀音 tua⁴ daŋ¹ 是“成年人”的意思；讀文讀音 tai⁴ diŋ¹ 就變成“上大人，孔乙己”的“大人”了。“雨水”讀文讀音 u¹ t¹ sui¹ 是廿四節令之一，讀白讀音 ho⁴ t¹ tsui¹ 就变成了和“海水”“溪水”“井水”相区别的“雨水”了。詞儿的讀音用文讀音或用白讀音，和詞儿的歷史來源，和詞儿的風格色彩等方面有关，其中有一定的規律可尋，但也有一些純粹是習慣形成的，所以非得一个一个地掌握不可。

至于變調和輕聲的現象，那是字（詞素）在詞儿里的地位，詞儿在句子里的地位所決定的，同样不是單純的語音現象，更主要的还是詞匯——語法現象。上面所舉的“人”作为單音詞或者雙音詞的後一詞素都讀原調：daŋ¹, tua⁴ daŋ¹, tiŋ¹ diŋ¹。作为雙音詞的前一詞素，後者又不是輕聲則讀變調：daŋ⁴ k'e² t¹, diŋ⁴ tsin¹。作为單音詞在句子里处于賓語的地位讀為輕聲，如“送人”saŋ¹ daŋ¹ “与人”（給人家）ho⁴ daŋ¹。又如“來、去，汝家已拍算”（是來，是去，你自己打算）这里的“來”、“去”都讀原調 dai¹ k'i¹，“來去着五里路”（來回得五里地）这里的“來”讀變調， “去”讀原調 dai⁴ ki¹；“來去看戲”（看戲去吧！）这里的“來、去”都讀變調 dai⁴ k'i¹；“怕倒來去！”（咱們回去！）其中的“來、去”又都讀為輕聲 dai¹ k'i¹。

1.3. 由此可見，在文白異讀和輕聲、變調的規律中，概括了許多廈門話的重要特征。我們要認識一種事物，就必須着重認識該事物和他事物所不同的那些特征，要真正了解廈門話就必須很好地認識它的文白異讀和輕聲、變調的規律。正象我們要了解北京話就要学好它的輕聲、儿化的規律，要了解福州話就必須認識它的變音、變韻和變調的規律一樣。

廈門話是今天的閩南方言最有威信的代表者，它的許多特点都是閩南方言區各地次方言所共有的。拿文白異讀、輕聲和變調來說，閩南各地也大同小異。從廈門話的規律便可看到閩南方言的規律。

关于廈門話的这些特点，前人已經作过一些描述。但是，在这次我們編寫《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的过程中，从所涉及的材料看来，在这些方面还有不少規律沒有被揭露出來。本文先就變調和輕聲兩個关系密切的問題作若干討論，限于資料和水平，疏漏謬誤在所難免，把它發表出來是為了請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二、變調的規則

2.1. 先不管變調和輕聲，從字的讀音系統看，廈門話的聲調有七類，其名稱及調值如下^[1]：

調類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值	144	124	53	21	22	32	14
例字	之 tsi	穢 tsi	止 tsi	至 tsi ²	舐 tsi ²	接 tsi ²	舌 tsi ²

2.2. 不象有些方言那樣，變調現象只發生在個別調類或部分調類。廈門話的七個調類，在口語里有必要的時候都可以發生變化。除了陰入收 -p、-t、-k 尾字和收 -² 尾字有不同的變化外，各個調類的變化都只有一種。從兩音節連讀變調我們可以看到，不論後音節是什麼調，前音節的變調都是按照同樣的規律發生變化的。例如：

前字聲調 \ 後字聲調	陰平 1	陽平 1	上聲 5	陰去 2	陽去 2	陰入 3	陽入 1
陰平 1	山 邊 suā pi ^[2]	山場(山地) suā tiū	山頂(山上) suā tig	山 勢 suā se	山 路 suā dō	山隙(山溝) suā k'ia ²	山 石 suā tsio ²
陽平 1	塗 駁(地板) t'ō k'a	塗 牆(土牆) t'ō ts'iu	塗 粉(灰塵) t'ō hun	塗 炭(煤炭) t'ō t'uā	塗 豆(花生) t'ō tau	塗 螺(泥鰱 的一種) t'ō sat	塗 佛 (泥菩薩) t'ō put
上聲 5	火 星 he ts'i	火 爐 he dō	火 酒(酒精) he tsiu	火 氣 he k'i	火 路 he dō	火 擦(火柴) he ts'at	火 舌(火苗) he tsi ²
陰去 2	半 升 puā tsin	半 年 puā dī ^[3]	半 斗 puā tau	半 扇 puā sī	半 路 puā dō	半 桌 puā to ²	半 粒 puā diap
陽去 2	四 張 si tiū	四 人 si dag	四 領 si diā	四 正(端正) si tsīā	四 面 si bin	四 角 si kak	四 石 si tsio ²
陰入 3 (-p, -t, -k)	七 張 ts'it tiū	七 人 ts'it dag	七 領 ts'it diā	七 付 ts'it hu	七 面 ts'it bin	七 角 ts'it kak	七 石 ts'it tsio ²
陰入 3 (-) ^[4]	鐵 釘 t'i tig	鐵 錘 t'i t'ui	鐵 板 t'i pan	鐵 架 t'i ke	鐵 路 t'i dō	鐵 筆(鋼筆) t'i pit	鐵 勺 t'i sia ²
陽入 1	白 金 pe ² kim	白 魚 pe ² hi	白 酒 pe ² tsiu	白 菜 pe ² ts'ai	白 露 pe ² dō	白 鐵 pe ² t'i ²	白 芍 pe ² sio ²

[1] 根據羅常培先生的實驗，陰平為 55、上聲為 53、陰去為 33。我們在定調值時未經實驗，但拿不同的調類比較起來上聲的起點明顯地比陰平高，又降得不很低故陰平定 44，上聲定 53；陽去起點終點不同，定 21，陽去又沒有明顯地比陰去高故定為 22。這樣定法和周辨明的實驗結果較為相近，可參閱他的《The phonetic structure and tone behaviour in HAGU and their relation to certain Questi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2] 廈門話的鼻化韻音很強不但韻母全部鼻化，聲母也受影響，但為排版方便起見 suā 只標 suā。

[3] b-、d-、ŋ- 在鼻化韻前變為 m-、n-、ŋ-，用首位標音法仍標 b-、d-、g-。

[4] 陰入以 -² 收音的字變調之後丟失了 -² 並可以延長，故其變化之後的調類與 -p -t -k 收尾的字不同。

2.3. 兩音節以上的變調和兩音節變調的規律相同，所需要變調的音節各自按自己的規律變調，相互間沒有影響。例如：

好	心	心	肝	好	心	肝	好	心	好	肝	(好心腸)
hoʔ	sim	sim	kuā	hoʔ	sim	kuā	hoʔ	sim	hoʔ	kuā	
毛	批	批	信	毛	批	信	毛	批	毛	信	
boʔ	p'ue	p'ue	sin	boʔ	p'ue	sin	boʔ	p'ue	boʔ	sin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kian	siat	sia	hue	tsu	gi	kian	siat	sia	hue	tsu	gi

可見，廈門話的變調並不是前後音節的條件所決定的，而是每一個調類具有自己固定的變調形式。需要變調時便產生劃一的變化。

2.4. 關於各調類變化後的調值，有必要作比較詳細的說明，我們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廈門話的變調有沒有產生新的調類？

陰平變調之後從半高平調變為半低平調，實際高低比陽去的 22 略高，但是十分相近。“花”重迭為“花花”（紋采、什亂）兩個音節並不同音，前一音節調子較低，“花會”原來不同調，連讀後兩音近似。陰平的變調羅常培先生定為 144，比他所擬的陽去高一度。根據我們定的調值應為 133，但是從一般廈門人的音感看，“花花”中的前一個“花”確與單讀的“會”沒有明顯的差別，而且“會”一類的陽去處於變調地位時又要發生自己的變化，不致互混。所以不妨採用周辨明的說法，認為陰平變調之後為陽去 1(44→22)。

陽平變調後的調值和陰平完全相同，所以“東山”和“銅山”完全不能區別。閩南有名的“東山島”原先就是東、銅任寫一字都可以的。

上聲變調後的調值比陰平的原調略高，但亦十分相近。“死屍”（屍首）連讀之後几乎是同音 siʔ si。羅先生定為 55，我們依前設定為 ʔ(5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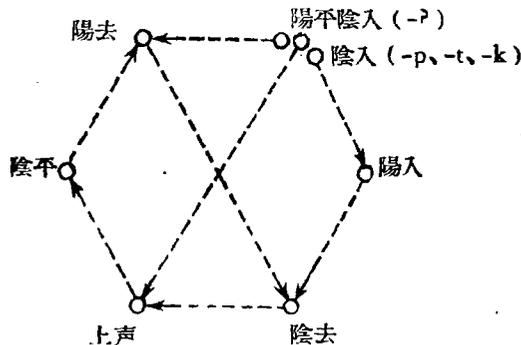
陰去變調後仍為降調，但調值較高。接近於原上聲的高降調而略低。如果上聲定為 ʔ53，則陰去的變調應為 ʔ42，羅先生的實驗結果正是 ʔ42，因為和上聲原調相差不多，在音感上確實無別，又不致互混，我們定為 ʔ53。

陽去變調後從半低平調變為低降調，近似陰去原調。“画画”連讀之後並不同音，前一個“画”讀近“罵”。羅先生定為 1(33→22)比原調低。我們定為 1(22→21)。

陰入的變調分兩類，-ʔ 尾字的變調和陰去的變調相同，變調之後丟去了 -ʔ。所以“鉄头”和“剃头”同音 t'iy t'au 1 “甲子”和“架子 kaʔ tsi ʔ。-p、-t、-k 收尾的陰入字變調之後近於陽入本調而略高，並且有不明顯的降，實際音值應為 ʔ54，因為和陽入的 14 沒有明顯的區別，所以定為 41（羅先生亦定為 41）。

陽入變調後調值降低，塞音韻尾變得不明顯了，實際音高介於陰入的 \downarrow_{32} 和陰去的 \downarrow_{21} 之間，羅先生定為 \downarrow_3 ，Douglas 在他的《廈門話辭典》里認為陰、陽入互變，陽入變為陰入的 \downarrow_{32} 。我們考慮到陽入變調之後已失去入聲音調的色彩，故定為 \downarrow_{21} 。

綜上所述，如果往細里分，變調後的調值和原來的七種調值都是有區別的。但是，在廈門話里，每一個聲調處在變調地位上都必需發生變化，所以從實際音感上分，用不嚴格的標音法，可以認為廈門話的變調只是各類聲調間的互相轉換，並不產生新的調類，它們之間的轉換關係可以用下圖來表明：



三、輕聲的規則

3.1. 廈門話的輕聲和其他方言的輕聲一樣，不但是聲調的“輕”，有時也要引起聲母和韻母的音變，這些輕聲所引起的音變主要是元音和輔音的弱化、脫落和合音。下面舉數例說明：

“得”單讀是 tit 輕聲後聲母 t 弱化為 d 。變為 dit 。例如：會使得 e | sai | dit | (能行) 飭食得 bue | $tsia$ | dit | (不能吃)。

“去”單讀是 $k'i$ 輕聲後有時聲母脫落。變為 i ，例如：起去 $k'i$ | i | (上去) 落去 do | i | (下去)。

“出來”不變調、不輕聲是 $ts'ut$ | dai |，輕聲後合為一個音節變成 $ts'oai$ |。例如：提出來 $t'e$ | $tsoai$ | (拿出來)。

“落去”不變調不輕聲是 do | $k'i$ |，輕聲後合為一個音節變成 doi |。例如：食落去 $tsia$ | doi | (吃下去)。

但是廈門話的輕聲發生音變的畢竟還不是普遍現象，有些輕聲就不發生音變，而且就是經常發生音變的輕聲也仍然可以讀出原來的聲韻母而不音變。可見廈門話的輕聲主要是一種聲調的弱化現

[1] 本文關於調值（原調和變調）的分析主要參照了周辨明先生的實驗材料。葛德純先生在《廈門聲調與句子結構及英語教學的關係》一文中亦作了比較詳細的描寫，可資參考，該文載《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57 年第二期。

象。下面我們就是把它作為一種聲調現象分析的。

廈門話的輕聲音節大多數都有自己的原調（或變調），而且經常以原調或變調形式出現。只有語氣詞是例外。所以我們可以認為輕聲實際上就是一種變調形式，而不認為它是一種獨立的調類。只因為它和變調在語音上的特征和在詞匯、語法上的作用有所不同，所以把輕聲和變調分開來談。

3.2. 作為一種聲調的變體形式，和變調一樣，廈門話的七種調類也都可以有自己的輕聲形式。但是和變調不同，不管是哪一種調類變為輕聲，不管是輕聲之前的音節屬於什麼調類，輕聲的調值只有一種。試看下表：

輕聲音節 前音節	輕聲音節						
	陰平 1	陽平 1	上聲 2	陰去 2	陽去 2	陰入 2	陽入 2
陰平 1	掀開 hian k'ui	拖來 t'ua dai	驚死 (受驚而死) kiā si	輸去 (輸掉) su k'i	張氏 tiū si	淹熄 im sit	驚着 (受了驚) kiā tio?
陽平 1	扒開 pe k'ui	潤來 siu dai	剖死 (殺死) t'ai si	贏去 iā k'i	王氏 oŋ si	噴熄 (吹熄) pun sit	剖着 (刀割了) t'ai tio?
上聲 2	展開 (打開) t'ian k'ui	起來 k'i dai	損死 (破損) sŋ si	起去 (上去) k'i k'i	李氏 di si	捲熄 kŋ sit	揀着 (揀到) kiŋ tio?
陰去 2	褪開 (脫開) t'ŋ k'ui	叫來 kio dai	氣死 k'i si	被去 (破掉) p'ua k'i	蔡氏 ts'ua si	扒熄 (蓋滅) k'am sit	氣着 (受了氣) k'i tio?
陽去 2	剖開 (切開) tsam k'ui	擇來 (找來) ts'e dai	病死 pī si	爛去 (爛掉) dua k'i	路氏 dɔ si	霧熄 (吹熄) bu sit	擇着 (找着) ts'e tio?
陰入 2	剝開 pak k'ui	出來 ts'ut dai	割死 kua? si	出去 ts'at k'i	郭氏 ke? si	擱熄 (搗滅) tsik sit	揀着 (揀到) k'io? tio?
陽入 2	絕開 (切開) tsue? k'ui	落來 (下來) do? dai	熱死 dua? si	入去 (進去) dip k'i	白氏 pe? si	捏熄 dī? sit	掠着 (捉到) dia? tio?

3.3. 關於輕聲的聲調特征有必要作比較詳細的討論。一般地說，漢語的聲調主要是指音的高低、升降、曲直，是音高的問題。但是廈門話的輕聲不但和音高有關，而且和音強、音長也有關係，如果連同輕聲所引起的音變也算在內，就同音色也有關係了。總的說來，廈門話的輕聲是一個低、短、而且弱的調子。為了表示特殊的語氣有時可以讀為較高的調或升調，大部分情況下都是讀得很低的。可以認為輕聲是廈門話調值的最低點 1₁。由於輕聲音節之前的音節聲調總是較高的，所以就容易造成“降調”的印象。有人就是因此認為它和陰去同樣是 2₁ 實際上因為它的短而低，是很難說有什麼降的。輕聲音節之前的音節一定是本調音節（下詳），我們只要讀一下“氣去” k'i? k'i? 2₁（受了氣）這個詞就可以了解輕聲並非混同陰去的 2₁，因為前後不同音。由於它又是短調，和陰入的 3₂ 就也有共同之處。Douglas 就說是介於陰入和陰去之間的音。其實它比陰入和陰去都要低。至於廈門話輕聲的“弱”也是很有特色的。大概是因為說廈門話的人音節感特別強吧，

所以弱讀之后可以完全不引起元音和輔音的弱化。前面說過，這些弱化是個別的，也是可有可無的。“提出去” t'e? iŋs'ut' k'iŋ, “五月一日” gɔŋ gɔ? iŋ it' dit' 中的出、去、月、日都要讀為輕聲，但是完全可以原封不動地讀出它們本來的聲母和韻母，甚至塞音韻尾也不脫落。這一點比起北京話的輕聲和福州話的弱化有很大的不同。在福州話里一般的双音詞后一音節經常都讀為弱化音節而產生各種弱化的音變。(類化、弱化、減音、脫落、合音等等。)

3.4. 廈門話的輕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可以有兩個音節以上的整串輕聲。如“提倒來去”(拿回去) t'e? iŋ toŋ dai' k'iŋ, “食落去咯”(吃下去了) tsia? iŋ do? iŋ k'iŋ, doŋ “叫伊擺擺兩擺，佢來准嘍好”(叫他一兩次，不來就拉倒) kioŋ iŋ tsit' paiŋ dŋŋ paiŋ, mŋ dai' tsunŋ tuŋ hoŋ。哪些地方可以有整串輕聲下面還要提到。

四、聲調單位的構成

4.1. 在口語里，變調音節和輕聲音節一般是不能單獨存在的，而必需和不變調的音節相依存。在變調音節之后必定有一個不變音節(或稱本調音節)；在輕聲音節之前也必定有一個本調音節。變調音節一定在本調音節之前，輕聲音節一定在本調音節之后。在一個獨立的音段里，本調音節只能有一個。變調音節和輕聲音節可以沒有，也可以只有一個，也可以有兩個以上。例如：

變調音節	本調音節	輕聲音節
	人!	(人!)
	dagŋ	
有	人	毛? (有人嗎?)
uŋ	dagŋ	boŋ
去叫	人	嗽! (去叫人吧?)
k'iŋ kioŋ	dagŋ	ɔŋ
趕緊共我	提	倒來呵!(快給我拿來呀!)
kuāŋŋ kinŋ kaŋŋ guaŋŋ	t'e? iŋ	toŋ dai' aŋ

在這些音段里，從聲調的結合來說，它們都是一個互相依存的整體，我們管它叫“聲調單位”。(周辨明在他的論文里稱為“tonal groups”即“聲調群”，因為它有時只有一個音節不能成“群”所以我們改稱“聲調單位”。)聲調單位的核心，不可缺少的是本調音節。它的末尾只能是輕聲音節或本調音節，不能是變調音節，所以在句子裡我們可以从輕聲音節和本調音節去划分聲調單位的界綫。在口語里，凡是聲調單位的末尾都有長短不等的停頓，不是聲調單位的末尾就不能有語音的停頓。

4.2. 從意義方面來看，一個聲調單位也是一個意義單位(或稱為“意群”)變調音節和輕聲音節的意義同本調音節的意義也是互相依存的。只有變調音節沒有本調音節是“語猶未了”，意義

不完整，不成話。輕聲音節的意義是對本調音節的意義的必要的補充。如果是原來應有輕聲音節的聲調單位，不說出輕聲音節，意義也不完整，同樣不成話。“共我——提——倒來”在“——”的地方不能停止不說，一般情況下也不能停頓。

有時，用同樣的音節構成的句子，由於划分聲調單位的界綫不同，意義就變得完全不同。例如：（ / 表示聲調單位界綫，下同。）

- (1) 伊 毛 去 交 代 汝 來? (他沒去交代你來嗎?)

iŋ boŋ k'iŋ kauŋ taiŋ diŋ dai

- (2) 伊 毛 去, / 交 代 汝 來。(他沒去,交代你要來。)

iŋ boŋ k'iŋ kauŋ taiŋ diŋ dai

- (3) 伊 毛 去 交 代? / 汝 來! (他沒去去交代嗎? 你來!)

iŋ boŋ k'iŋ kauŋ taiŋ diŋ dai

- (4) 伊 毛 去 交 代 汝? / 來! (他沒去交代你嗎? 來!)

iŋ boŋ k'iŋ kauŋ taiŋ diŋ dai

4.3. 從語法作用來看，一個聲調單位在句子里都處在一定的語法地位，充當句子里的某一個成分。所以聲調單位也是一個句法單位。一個句子的句法成分——聲調單位應該是怎樣划分的，我們在下面還有詳細的討論。

4.4. 如上所述，變調和輕聲的規則都是在一個聲調單位里起作用的。一個音節該讀本調，或該讀輕聲、變調，是它在聲調單位里所處的地位來決定的。如果音節在聲調單位里的地位改變了，本調、變調和輕聲就經常要互相轉換。如上面舉的例句里，“去”、“代”、“汝”在例(1)都處于本調音節的前面，只組成一個聲調單位，所以都讀為變調。例(2)全句分為兩個聲調單位（兩個分句）“汝”“代”處于本調音節的前面，讀變調；“去”處于聲調單位的末尾，讀本調。第(3)句也是兩個聲調單位，“代”在聲調單位末尾，讀本調，“去”、“汝”在本調音節的前面，讀變調。例(4)“汝”處在聲調單位末尾，讀輕聲；“去”在本調音節之前，讀變調；“代”在輕聲之前，讀本調。

一個聲調單位里的變調音節，如果在其他情況下也可以讀本調音節，我們管它叫“相對變調”；如果聲調單位里的輕聲音節在其他情況下，也可以讀本調或變調，我們就管它叫“相對輕聲”。

需要“相對變調”和“相對輕聲”的概念，是因為有對立的“絕對變調”和“絕對輕聲”的存在。有些音節，因為它所構成的詞在句子里只能處于聲調單位的末尾，而語法作用又需要它讀為輕聲，所以它在口語里就沒有讀為本調或變調的機會，是為絕對輕聲。有些音節，它所構成的詞在句子里只能處于本調音節的前面，不能出現在聲調單位的末尾，它也沒有讀為本調或輕聲的機會，是為絕對變調。打一個比方來說，絕對輕聲就象只能唱男低音的演員，絕對變調就象只能唱假嗓子

的演員，而相对輕声和相对变調是既唱低音又唱高音，既唱假嗓，又唱真嗓的多面手。哪些类型的变調和輕声是绝对的，哪些是相对的，我們也將在下面作交代。

五、句子里声調單位的划分——变調和語法的关系（一）

5.1. 按照厦門人的習慣，單独唸一个字（音節）只能唸它的本調，而無所謂变調。如果單独說一个詞，就在最后一个音節讀本調，其余的都讀变調。这个規則是很容易掌握的，但是对于認識厦門話的变調却沒有太大的价值。因为在口語里，每一个句子中声調單位的划分是相当复杂的，而每个音節讀本調或变調或輕声，正是由于它在声調單位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要了解句子里哪些音節讀本調，哪些音節讀变調，哪些音節讀輕声就必需了解句子里划分声調單位的規律。

5.2. 声調單位的划分主要是句法关系决定的。从詞儿構成詞組的方式，以及詞組在句中的地位看，声調單位的划分可以归为下面十条規律：

(1) 主語和謂語之間是声調單位的分界。例如：^[1]

家 里/ 毛 貓/， 烏 鼠/ 蹺 蹺。

ke¹ ɿ dai¹ bo¹ ba¹ diāu¹ ts'u¹ k'iau¹ k'a¹

（家里沒有貓，老鼠蹺起脚。——喻无人管教而放縱胡为。）

船/ 过/ 水/ 毛 痕。（毛痕：不留痕迹。喻“事过境迁”。）

tsun¹ ke¹ tsui¹ bo¹ hun¹

二 一/ 添 作 五/， 三 一/ 三 十 一。

di¹ it¹ t'iam¹ tsok¹ gō¹ sam¹ it¹ sam¹ sip¹ it¹

如果是人称代詞充当主語，經常讀变調，和謂語連成一个声調單位，特別是第三人称。人称代詞作主語不讀变調自成一個声調單位时，常常帶有強調的意味。試比較：

我 卜 去。（我要去的。） 伊 休 去。（他不去。）

{ gua¹ ɿ be¹ k'ij

it¹ m¹ k'ij

我/ 卜 去， 伊/ 休 去。（我是去，是他不去。）

{ gua¹ be¹ k'ij

it¹ m¹ k'ij

個 嚨 毛 在 咧。（他們都不在。）

{ in¹ dōg¹ bo¹ ti¹ de¹

個/ 嚨 毛 在 咧？（他們都不在嗎？）

{ in¹ dōg¹ bo¹ ti¹ de¹

[1] 例句的選擇力求反映方言特點，所以少用新詞及政治用語。

(2) 并列結構的并列成分之間是聲調單位的分界。

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修飾成分の并列。

toɿ k'uaiɿ hoɿ siŋɿ kianɿ siatɿ siaɿ hueɿ tsuɿ giɿ

起風/落雨/噏休驚。(刮風、下雨都不怕。)——述賓結構の并列。

k'iɿ hoŋɿ doɿ hoɿ doŋɿ mɿ kiãɿ

骨力/食力/貧憚/吞嚙。

kutɿ datɿ tsiaɿ datɿ pinɿ tuãɿ t'unɿ duãɿ

(勤勞有的吃，懶惰吞口水。)——分句の并列。

如果并列成分之間用連詞相接，連詞讀變調和后者連成一個聲調單位。例如：

水及火姍相容。(水和火不相容。)

tsuiɿ kaɿ heɿ buɿ siŋɿ iŋɿ

(3) 同位成分前后分為兩個聲調單位。例如：

伊兮嫺婢/益春/真有板。

iɿ eɿ kanɿ piɿ iaɿ ts'unɿ tsinɿ uɿ panɿ

(她的婢女益春很有能耐。)——主語同位。

親象花和尙/魯智深/兮性地。

ts'inɿ ts'iũɿ hueɿ heɿ siũɿ dɔɿ tiɿ ts'imɿ eɿ siŋɿ teɿ

(象花和尙魯智深的脾氣。)——附加語同位。

參觀名勝/南普陀——賓語同位。

ts'amɿ kuanɿ binɿ siŋɿ damɿ p'ɔɿ toɿ

(4) 偏正結構的體詞性詞組如果在附加語和中心語之間用“兮”(“的”)來連接，就分為兩個聲調單位，“兮”之前是聲調單位的界綫。例如：

漳州兮水仙花。泉州兮東西塔。

tsiangɿ tsiuɿ eɿ tsuiɿ sianɿ hueɿ tsuanɿ tsiuɿ eɿ tagɿ saiɿ t'aɿ

糊塗兮人。毛路用兮物件。(沒用的東西)

hoɿ toɿ eɿ dagɿ boɿ doɿ iŋɿ eɿ biɿ kiãɿ

講未了兮故事。毛閑兮時竣。(忙的時候)

kɔŋɿ beɿ diauɿ eɿ koɿ suɿ boɿ iŋɿ eɿ siɿ tsunɿ

如果“兮”之前的附加成分是人稱代詞，經常就讀成變調，和中心語合成一個聲調單位。如“我兮冊”(我的書)“人兮事”(人家的事情)“恁兮畝”(你們的田地)都只是一個聲調單位。

这里的“兮”因为前后的联系紧密，所以常常讀得很短，很輕，容易被人們認為是联在前一个（附加語）声調單位的后面讀輕声。其实“兮”在偏正結構里是不讀輕声的。論据有二：第一，这里的“兮”可慢讀为 eL，只要略加延長便可听出它是一个半低平調。（比較：“兮”作为“的字結構”和詞尾时讀为輕声，絕不可延長或重讀。如“好兮、大兮、賣魚兮”等等）。第二，偏正結構的兩個声調單位之間的停頓只能是在“兮”之前，不能在“兮”之后。如說“糊塗——兮人”、“毛路用——兮物件”不說“糊塗兮——人”，“毛路用兮——物件”。如上所說，輕声只能在声調單位的末尾，變調不能在声調單位和末尾，可見“兮”是變調而非輕声。

在这一点上廈門話也是接近于古代漢語，而不同于普通話的。普通話的結構助詞“的”是附于附加語之后讀为輕声的，偏——正之間的停頓也在“的”之后，如說“香的——花”“還沒寫好的——文章”。在古代漢語里表示領屬关系的“之”（这类虛詞应归在什么詞类目前尚有不同意見，此处先就事論事，不涉及詞类問題。），正好相反，連在中心詞之前。語音停頓也在它的前面。如“在河——之洲”“好色——之徒”“天地——之大义”。正因为“之”字之后不能有語音停頓，所以“取鷄、狗、馬之血來”（《史記》）只能用一個“之”，不能說“取鷄之、狗之、馬之血來”。从後來演化出來的“之間”“之上”“之中”“之下”“之时”這些表示方位時間的詞也可以看出古漢語的“之”是和后面的成分相聯的。

不同“兮”連接的偏正結構連成一個声調單位。

好 花	芳 香（拜菩薩的香）	臭 柿 仔（西紅柿）
hoʔ hueʔ	pʰaŋʔ hiʔ	tsʰauʔ kʰiʔ aʔ
和 平 鴿	兩 箍 銀（兩塊錢）	伢 阿 兄（我哥哥）
hoʔ piŋʔ kapʔ	duʔ kʰoʔ ɲiŋʔ	ɣuŋʔ aʔ hiʔ
公 社 社 員	黨 委 書 記	
kɔŋʔ siaʔ siaʔ uanʔ	toŋʔ uiʔ suʔ kiʔ	

(5) 偏正結構的謂詞性詞組情況比較複雜，必須分別加以說明。

付詞、數量詞作狀語時，和謂語連成一個声調單位。例如：

勻 仔 行（慢走）	嘍 咯 來（再來）
unʔ aʔ kiʔ	tsiaʔ koʔ daiʔ
四 過 走（四處跑）	恰 緊 去（快去）
siʔ kueʔ tsauʔ	kʰaʔ kinʔ kʰiʔ

表示時間、方位、地點的名詞作狀語時，和謂語分為兩個声調單位。例如：

我 早 起/ 去/，伊 下 嘔/ 來。（我早上去，他下午來。）
ɣuaʔ tsaʔ kʰiʔ kʰiʔ iʔ eʔ poʔ daiʔ

东 平/ 出 日/ 西 平/ 落 雨 (东边晴, 西边雨。)

taŋ¹ piŋ¹ ts'ut¹ dit¹ sai¹ piŋ¹ do² ŋ¹ ho¹

海 咧/ 毛 魚/ 蝦/ 做 王 (海里沒魚蝦为王。)

hai¹ de¹.bo¹ hi¹ he¹ tsue¹ oŋ¹

介賓結構作狀語時自成一個聲調單位和謂語分開。例如：

小 弟/ 比 阿 兄/ 恰 大 汉 (弟弟比哥哥更高。)

sio¹ ti¹ pi¹ŋ¹ a¹ŋ¹ hi¹ ai¹ k'a²ŋ¹ tua¹ han¹

对 北 京 來 (打北京來。) 站 厦 門 崎 (在厦門住。)

tui¹ pak¹ kia¹ dai¹

tiam¹ e¹ bŋ¹ k'ia¹

自 前 年/ 算 起 (从前年算起) 用 毛 筆/ 寫 字

tsu¹ tsun¹ dī¹ sŋ¹ k'i¹

iŋ¹ bŋ¹ pit¹ sia¹ŋ¹ di¹

(6) 述賓結構的述語和賓語連成一個聲調單位。連動式的句子有幾個述賓結構就有幾個聲調單位。例如：

剖 鷄 教 猴 (殺鷄驚猴) 留 脰 飼 狗

t'ai¹ kue¹ ka¹ kau¹

dau¹ ba² ts'i¹ kau¹

(留肉餵狗——意為見背于人大失所望。)

你 关 鷄 母/ 罵 覓 鴉 (不关母鷄罵老鷹——意即不責己先責人。)

ŋ¹ ku¹ ai¹ kua¹ bu¹ bē¹ ba¹ hio²

除 杉/ 起 厝/ 賣 現 錢

sia¹ sam¹ k'i¹ŋ¹ ts'u¹ bue¹ hian¹ ts'i¹

(除了木材, 蓋了房子, 又賣現款——勢利之至。)

(7) 幾個動詞相連的合成謂語合成一個聲調單位。例如：

煞 使 得 去 七 桃 (不可以去玩)

bue¹ sai¹ dit¹ k'i¹ŋ¹ ts'it¹ t'o¹

想 卜 入 去 睡 (想要進去睡)

siū¹ be²ŋ¹ dip¹ k'i¹ŋ¹ k'un¹

(8) 雙賓式的句子里直接賓語(近賓)和間接賓語(遠賓)分為兩個聲調單位。例如：

送 与 朋 友/ 蜀 塊 布 (送給朋友一塊布)

saŋ¹ ho¹ piŋ¹ iu¹ tsit¹ te¹ pō¹

借 学 生/ 蜀 本 册 (借給學生一本書)

tsio²ŋ¹ hak¹ siŋ¹ tsit¹ pun¹ ts'e²

如果直接賓語是人稱代詞，就讀變調，兩個賓語連成一個聲調單位。例如：

伊 借 我 蜀 本 冊
iŋ tsioʔŋ guaŋ tsitŋ punŋ ts'eʔŋ

(9) 述補結構的述語和補語連成一個聲調單位。一個句子里有幾個述補結構，就有幾個聲調單位。例如：

听 有 / 看 毛 / 看 有 / 提 毛。(听到了看不到，看到了拿不到。)

t'iaŋ uŋ k'uāŋ boŋ k'uāŋ uŋ t'eʔŋ boŋ

想 有 好 勢 / 講 毛 好 勢。(想妥了，講不好。)

siūŋ uŋ hoŋ seŋ kəŋŋ boŋ hoŋ seŋ

靖 在 地 咧 / 想 去 天 咧。(住在地上，想到天上。)

k'iaŋ tiŋ tued deŋ siūŋ k'iŋ t'ŋŋ deŋ

(10) 疑問句中的疑問代詞、疑問付詞自成一個聲調單位。例如：

早 起 / 怎 样 / 你 去?(早上为什么不走?)

tʂaŋ k'iŋ tsaiŋ iūŋ mŋ k'iŋ

汝 / 敢 是 / 你 知 影(你豈是不知道?)

diŋ k'aŋ siŋ mŋ tsaiŋ iāŋ

天 骹 下 / □ □ / 毛 伯 兮 人(天下哪里沒有咱們的人?)

t'ŋŋ k'aŋ eŋ toŋ doŋ boŋ danŋ eŋ daŋ

到 底 / 有 影 / 毛 影(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tauŋ tiŋ uŋ iāŋ boŋ iāŋ

5.3. 除了句法之外，某些變調現象還同詞和詞組的內部構造及其詞匯特點有關。這一方面的變調規律有如下四點：

(1) 單音形容詞的三迭形式後兩音節的變調和一般兩音連讀變調規律相同，第一音節的變調就未必如此。現在將原調不同的單音形容詞三迭式各舉例如下：

原調	例 詞	讀 法	第一音節的變調
陰平	烏(黑)	ɔŋ ɔŋ ɔŋ	陰平→陽平
	芳(香)	p'agŋ p'agŋ p'agŋ	
陽平	紅	agŋ agŋ agŋ	不變
	圓	iŋ iŋ iŋ	
上聲	水(美)	suiŋ suiŋ suiŋ	上聲→陰平(同一般規律)
	好	hoŋ hoŋ hoŋ	

陰去	{	正(端正)	tsiãŋ̩ tsiãŋ̩ tsiãŋ̩	}	陰去→上聲(同一般規律)
		細(小)	sueŋ̩ sueŋ̩ sueŋ̩		
陽去	{	重	taŋ̩ taŋ̩ taŋ̩	}	陽去→陽平
		厚	kauŋ̩ kauŋ̩ kauŋ̩		
陰入	{	澀	siap̩ siap̩ siap̩	陰入→陽入	} (同一般規律)
		脫(乾淨)	t'eŋ̩ t'eŋ̩ t'eŋ̩	陰入→上聲	
陽入	{	突(緊)	tsat̩ tsat̩ tsat̩	}	不變
		白	peŋ̩ peŋ̩ peŋ̩		

單音形容詞的三迭式表示性狀的最高程度，在句子里它常常用作謂語（如“目矚紅紅紅”——眼睛很紅很紅）或專用作補語（如“洗澀脫脫脫”——洗得乾淨極了）。它總是处在聲調單位的末尾，因而最後一個音節不變調。前面兩個音節不能單獨存在，屬於絕對變調。

(2) 擬聲詞的變調也有特殊的情況。

在口語里，為了說話生動、描述具體，特別是在講故事的時候，擬聲詞可以由說話的人自由掌握，可以說沒有一定的調類和調值，可高可低，可長可短。但是在一般敘述語氣的句子里擬聲詞仍然按一定規律變調。

單音擬聲詞按原調讀，這是沒問題的。但是這種擬聲詞在廈門話里用得不多。廈門話常用的擬聲詞有兩種。一種是兩音節的。兩音節的擬聲詞前後兩音節雙聲、疊韻，並且一定得和另一個單音動詞結合起來，這個單音動詞常常放在擬聲迭音之後，有時也放在擬聲迭音之前。不論在前，在後三個音節都只組成一個聲調單位。例如：

ts'iaŋ̩ ts'iaŋ̩ kun̩	(滾)	kun̩ ts'iaŋ̩ ts'iaŋ̩	(沸騰)
hēŋ̩ ts'uan̩	(喘)	ts'uan̩ hēŋ̩ hēŋ̩	(氣喘呼呼)
k'eŋ̩ sauŋ̩	(嗽)	sauŋ̩ k'eŋ̩ k'eŋ̩	(咳嗽)
giŋ̩ tsun̩	(顫)	tsun̩ giŋ̩ giŋ̩	(顫抖)
hēŋ̩ hauŋ̩	(吼)	hauŋ̩ hēŋ̩ hēŋ̩	(哭泣)
ts'eŋ̩ hauŋ̩	(吼)(水 流聲)	hŋ̩ hŋ̩ kioŋ̩	(叫)(威猛、 兇惡貌)
gāuŋ̩ diam̩	(念)(嘮 叨不停)	dak̩ ts'uaŋ̩	(發抖貌)

廈門話里另一種常用的擬聲詞是四音節的。四音節的擬聲詞分為兩個聲調單位。第二個和第四個音節不變調，第一個和第三個音節按一般變調規律變調。例如：

k'in ₁ di ₁ / k'iaŋ ₁ diaŋ ₁	} 金屬敲击声
tin ₁ di ₁ / tɔŋ ₁ dɔŋ ₁	
p'in ₁ p'in ₁ / p'ɔŋ ₁ p'ɔŋ ₁	— 击水声
hi ₁ di ₁ / hua ₁ dua ₁	} 風声、水声、嘈什声
si ₁ di ₁ / sua ₁ dua ₁	
p'i ₁ di ₁ / p'iat ₁ diat ₁	} 旗子飄揚，布撕裂声
si ₁ di ₁ / siat ₁ diat ₁	
di ₁ di ₁ / dɔk ₁ dɔk ₁	— 物体在一个範圍內翻滾声
k'i ₁ di ₁ / k'ɔk ₁ dɔk ₁	— 木头敲击声
i ₁ i ₁ / uāi ₁ uāi ₁	— 开门响声
sī ₁ sī ₁ / suāi ₁ suāi ₁	— 撕裂声
hī ₁ hī ₁ / hāi ₁ hāi ₁	— 呻吟声

除了声調变化的特点之外，厦門話的拟声詞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比如常用的声調是陰平、陽入等調；常用的声母是 p-、t-、k-、s- 等塞音或擦音；前兩音節的主要元音都是 i；前后的輔音声母常常異化；二、四音節的声母常常弱化为 d- 等等。这里不再細述。

(3) 由兩個以上的詞構成的，用來表示特定的人名、地名、書名、机关名称、時間、數碼等固定詞組或其他詞組，一般都按一个一个的詞分成一个一个的声調單位。例如：

中 華 / 人 民 / 共 和 國
 tɔŋ₁ | hua₁ | di₁ | bi₁ | kiɔŋ₁ | ho₁ | kɔk₁

世 界 / 和 平 / 理 事 會
 se₁ | kai₁ | ho₁ | piŋ₁ | di₁ | su₁ | hue₁

厦 門 / 鼓 浪 嶼 / 日 光 岩
 c₁ | bŋ₁ | kɔŋ₁ | dɔŋ₁ | su₁ | di₁ | kɔŋ₁ | giam₁

及 时 雨 / 宋 公 明 湖 头 / 李 光 地
 kip₁ | si₁ | u₁ | sɔŋ₁ | kɔŋ₁ | biŋ₁ | ɔ₁ | t'au₁ | di₁ | kɔŋ₁ | te₁

《朱 弁 / 冷 山 記》 / “公 主 別” (梨園戲傳統劇目的一段)
 tsu₁ | p'uan₁ | diŋ₁ | san₁ | ki₁ | kɔŋ₁ | tsn₁ | piat₁

《荀 子》 / “劝 学 篇” 《林 海 / 雪 原》
 sun₁ | tsu₁ | k'uan₁ | hak₁ | p'ian₁ | dim₁ | hai₁ | suat₁ | guan₁

公 元 / 一 九 六 二 年 / 五 月 四
 kɔŋ₁ | guan₁ | it₁ | kiu₁ | di₁ | di₁ | gɔ₁ | ge₁

[1] 如果是×月×日，还是連成一個声調單位。这样的声調單位例外地包括幾個詞。

五 千 四 百 三 十 九^①

gɔŋ ts'iqŋ siŋ paŋ sãŋ tsapŋ kauŋ

(4) 在成語、諺語、歌謠里，一般的划分声調單位的規律常常有變例。成語作為固定詞組，它內部的意義聯繫是很緊密的，所以常常把幾個聲調單位合而為一。例如：

山 崩/ 地 裂

suãŋ pagŋ tueŋ diŋ

天 烏/ 地 暗

t'ĩŋ ɔŋ tueŋ amŋ

眼 精/ 手 快

ganŋ tsiqŋ ts'iuŋ k'uaiŋ

啐 飽/ 目 飢^②

ts'uiŋ paŋ bakŋ iauŋ

按原來規律，以上的例子都是兩個主謂結構的並列。應該分為四個聲調單位。結合還不太緊的諺語：“鹽邊，鮭臭” iamŋ/ kauŋ/ kueŋ/ ts'auŋ（即“遠水救不得近火”）還是這樣的讀法。但在成語里只分並列不分主謂。還有一些結合得更緊的把四個聲調單位都合而為一。例如：

啐 尖 舌 利（尖刻多嘴） 酸 酸 手 軟（腿酸手軟）

ts'uiŋ tsiamŋ tsiŋ daiŋ k'aŋ sŋ ts'iuŋ dŋ

心 狂 火 着（又氣又急） 頭 眩 目 暗（頭昏眼花）

simŋ kɔŋ heŋ toŋ t'auŋ hinŋ bakŋ amŋ

再舉兩句歌謠的例子：

(1) 娘/ 汝/ 休 免 目 屎 流（休免：不必；目屎：眼淚）

diŋ diŋ mŋ bianŋ bakŋ saiŋ dauŋ

(2) 離 燼 離 團/ 心 頭 酸（燼：妻；團：子）

diŋ boŋ diŋ kiŋ simŋ t'auŋ sŋ

例(1)“目屎流”是主謂結構本來應分為兩個聲調單位，現在合一；例(2)“離燼離團”是並列結構，“心頭酸”是主謂結構，本來也都應分為兩個聲調單位，現在也都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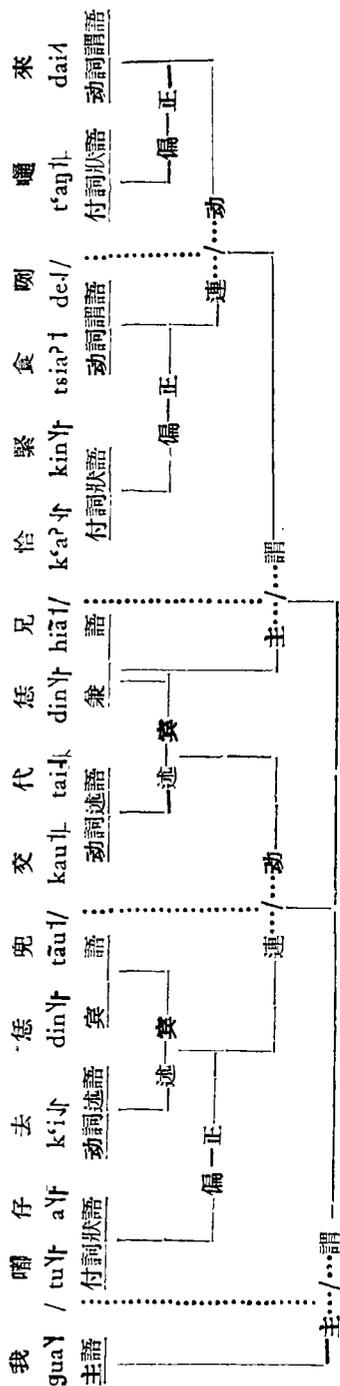
成語、諺語、歌謠里的特殊變調完全是習慣形成的，和它的常用非常用有關，必需一個個地調查，才能確定哪些是常例、哪些是變例。

5.4. 聲調單位的划分既然是句子成分的語法地位所決定的，我們就可以利用划分聲調單位的規律來為句子作語法分析。下面只舉結構不同的四個例句：（橫杠“—”表示變調相聯合為一個聲調單位，“…/…”表示分為兩個聲調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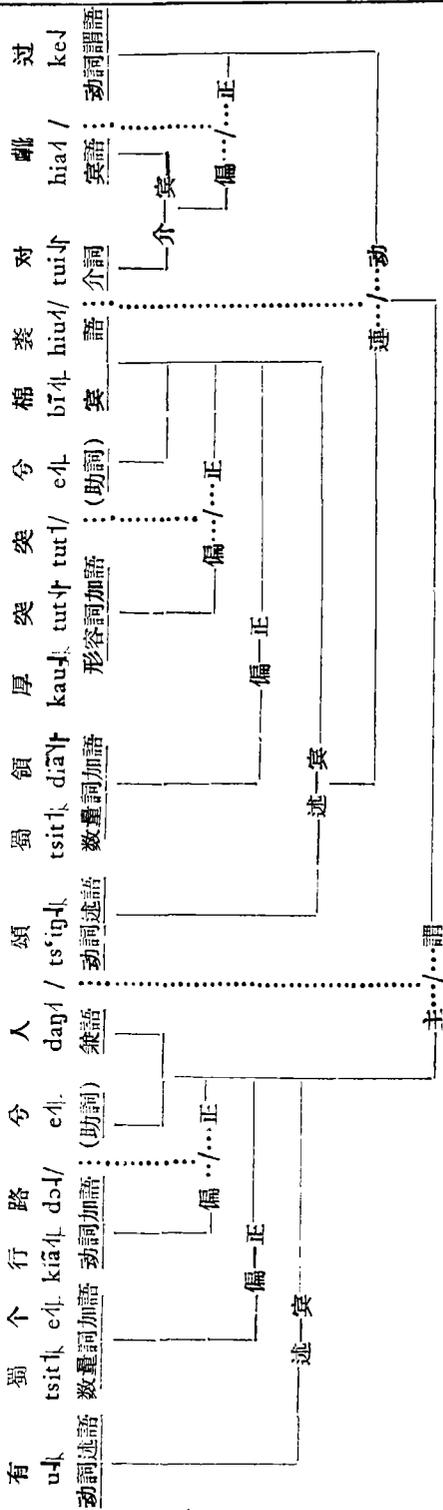
[1] 數碼的簡縮“百八”（一百八）“千三”（一千三）“丈二”（一丈二尺）等合為一個聲調單位。

[2] 啐：嘴，飢：餓。整個的意義是肚子飽了，嘴巴也吃不下心里還想吃，眼睛釘着看。譏小孩貪吃。

(3) “我嚟仔去恁兜交代恁兄恰緊食喇嚟來” (我剛才到你家去交代你哥哥吃了飯就來。)



(4) “有蜀个行路分人頌蜀領厚突分棉裘对嚟过” (有一个走路的人穿一件厚敦敦的棉袍从那儿经过。)—《北風和太陽的故事》中的一句。



整理出廈門話聲調單位劃分的規律之後，我們曾經運用以上的方法檢驗過一批記錄廈門話口語的書面材料，從最簡單的句子到最復雜的句子，用這套方法來作句法分析都是無往而不利。可以說，整理出了廈門話聲調單位劃分的規則——也就是說，掌握了廈門話變調規律——也就得到了一把分析廈門話句法的最好的鑰匙。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了廈門話變調現象的本質。廈門話的變調不是一般的聯合音變，而是取決於各個音節（詞的語音外殼）所表示的意義之間的關係；而這個關係又是取決於詞和詞組在句子裡的語法地位。聲調單位在意義方面又是一個聯繫緊密的“意群”；在句子裡又是一個句法成分。聲調單位正是以變調規律（聲調組合的方式）為其表現形式；而以語法意義為其內容的。語法構造的內容和聲調組合的形式在“聲調單位”上達到了完整而嚴密的統一。可以這樣說，只有通過語法的分析我們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去理解廈門話的變調現象；反過來，也只有認識變調的規律，我們才能更加明確廈門話的語法構造的點。

六、不同的詞類在聲調組合上的特徵——變調和語法的關係(二)

6.1. 在這一節裡，我們從另一個方面來考察廈門話的變調和語法的關係。這就是詞的語法分類和變調的關係。

漢語有沒有詞類？如果有，又有幾類？劃分詞類應該採用什麼標準？這些問題在七年前曾經引起了一場長時間的爭論。本文不是來參加這個爭論的，只是想就廈門話的詞類的劃分和變調的關係作一客觀的描寫。從廈門話的情況看來，詞類的界線是存在的。應該分為幾類，我們還未能最後確定，這裡沿用比較一般的分法。至於拿什麼標準來劃分，這裡不作全面的討論，從本文所涉及的材料來看，廈門話的詞類可以從聲調的變化，從詞和詞的組合關係，從詞在句中的地位和作用去劃分。這大體上相當於以前討論中的“功能說”和“結合關係說”，再加上“變調說”（當然這裡的變調和以前討論中所提到的“變調”不同。）

6.2. 幾個音節構成一個多音詞，其中除了最後音節外一律發生變調，這是所有的多音詞的規律。對於我們考察不同的詞類自然沒有什麼價值。我們所關心的是各種詞類的詞，當它和其他詞類的詞發生關係，組成句子中的某一成分時，它們的變調情況有什麼區別。

我們講過，幾個詞兒組成一個聲調單位都不是隨意的，而是反映了它們之間的某種語法關係。一個聲調單位裡，如果包含兩個以上的詞，我們就可以稱它為“聲調組合”。在這樣的聲調組合中，不同地位的詞在聲調組合上有不同的方式。我們把讀為變調的詞的聲調組合方式稱為“聲調下連”（因為在變調音節之後一定還要有本調音節）；把包含有本調音節的詞和讀為輕聲的詞的聲調組合方式稱為“變調上連”。這樣我們就可以來考察一下，各個詞類在聲調上連和聲調下連當中有哪些不同的情況。現在先將各類詞的聲調上連可能和聲調下連可能列一總表如下：

关于这一个表，我們必須先作几点說明：

(1) 表中所举的例子上行是廈門話，下行括号中是普通話註釋，意义自明者不註。

(2) 廈門話的例子中加有括号的，說明兩個詞类的詞相連还不能構成完整的詞組（声調單位）必需再有括号中的其他成分才能組成詞組（声調單位）。

(3) 例子只举兩個以上的詞联成的詞組，不收單詞（如名詞素+動詞素：“蚵仔煎” o¹ t¹ a¹ t¹ tsian¹——海蠔煎面粉；名詞素+形容詞素：“茶头酸” tsāi¹ t¹ au¹ s¹ i¹——醬蘿卜）；也不收固定詞組（如數詞+動詞：“七坐八爬” ts¹ it¹ t¹ tse¹ t¹ pue² t¹ pe¹——嬰兒七個月能坐，八個月能爬；付詞+數詞：“不三不四” put¹ sam¹ put¹ si¹）。

(4) 限于表的地位，所举例子未能標音。其中声調組合关系可以加以統一的說明：声調下連的各类詞，如果下面的詞是輕聲就讀本調（如動詞+助詞：“去呵！” k¹ i¹ a¹ “呵”讀輕聲，“去”讀本調，如果下面的詞不是輕聲一律讀為變調（如動詞+動詞：“倒去食” to¹ k¹ i¹ tsia² t¹，“食”讀本調，“倒去”都讀變調。）声調上連的各类詞除了助詞和个别的代詞讀為輕聲外，其余的都讀本調，（如“我去” gua¹ k¹ i¹ “我”讀變調，“去”讀本調。）如果是双音詞或多音詞，最后一个音節讀本調，前面的音節讀變調。（如“去五擺” k¹ i¹ g¹ o¹ pai¹ “五”讀變調，“擺”讀本調。）拟声詞的特殊變調上面已經講過，这里不列。

(5) 數詞和量詞在口語中常常組成數量結構（或可視為“數量詞”）和其他詞类發生关系，表中另立一格來表示。

(6) 表中的“助詞”指偏正結構和后補結構中的輔助詞。相当于普通話的“的、得、地”等，有人稱為結構助詞的。這些助詞和語氣助詞在声調組合中情况有較大的差別，所以分立兩类。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各个詞类在声調組合中的各种不同的情况：

6.3. 語氣詞、拟声詞和嘆詞在声調組合中是比較特殊的。

嘆詞离句而獨立，它的調值也是不固定的，往往隨語气的不同而異。如表示疑向的：“ā¹，汝天依知？”（你還不知道？）表示讚嘆的：“gua¹，暹嘆水！”（多麼美！）表示悲嘆的：“ha¹，太去講伊咯”（別提了！）表示省悟的：“o¹，原來如此！”表示驚奇的：“he² t¹，有人！”可見，嘆詞可以說是“調无定类，类无定值”。在声調組合上它是絕對孤立的，既不上連，也不下連。

拟声詞有时也是离句独立的。如“k¹ i¹ t¹ di¹ k¹ a² t¹ da² t¹，活卜吵死”（吵得要命）在这种情况下和嘆詞一样既不上連，又不下連。但是，在句子里，拟声詞还可以充当述語，帶有動詞的性質，可以充当動詞述語的補語，帶有形容詞的性質。不論它當述語或當補語，后面再不能有任何成分相連，所以它是沒有声調下連的。可見，拟声詞只有兩種声調上連的可能，而且它的變調是依照自己的規律進行的，不依其他条件而轉移。

語氣詞只能處於句子的末尾，所以沒有聲調下連的可能。在聲調上連中它只能跟實詞組合，不能跟虛詞組合。在跟實詞組合時語氣詞只能讀為輕聲，同它相連的實詞讀本調。語氣詞在聲調上是絕對輕聲（這一點下面還有專門的討論）。

6.4. 付詞、介詞、連詞、助詞等四類都是虛詞，它們在聲調組合中有共同的特點，也各有區別，我們可以放在一起來比較分析。

虛詞在聲調組合上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大部分情況下不能只跟另外一個詞構成一個聲調單位。或者構成了聲調單位而意義不完整。必須有第三個詞參加才能構成完整的聲調組合和完整的意義。所以在上面的表中，有虛詞參加的聲調單位經常要加上括弧，帶上第三個詞。如“對北京（來）”，介詞“對”變調下連和名詞“北京”組成一個聲調單位，但意義不完整，必須加上另一個動詞。“平平對（嚟來）”付詞“平平”（同樣）變調下連和介詞“對”相接，只有加上“嚟來”才能構成完整的聲調單位。這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因為：虛詞本身不代表一個概念，而只是表示某種關係意義，要表示一種關係意義就必須有發生關係的兩方，因此虛詞在句子成分中常常要和兩個詞發生關係，在聲調組合中也就必然要反映出來。

虛詞在聲調組合中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變調下連多，而聲調上連少。付詞、介詞、連詞、助詞和各種詞類大多能變調下連，而放在其他詞類之後的聲調上連則是少數的。這也是和虛詞不能表示一定的概念有關係的。也就是說，虛詞一般不能處於聲調單位的末尾，所以，各類虛詞都屬於絕對變調，不能處於聲調單位的核心地位，讀為本調。我們只能從它的單字的讀音才能知道它的原調。

但是不同的虛詞因為在句中的地位 and 作用不同，反映在聲調組合中仍然有不同的情況。

汉语的付詞是從形容詞發展過來的，廈門話也不例外，正因為如此，付詞比起其他的三類虛詞是最具有實在的意義的。所以有的語法書（如王力：《中國現代語法》）把它劃為“半虛詞”。由於付詞具有這樣的特點，它在同名詞、動詞、形容詞、指示詞等實詞組成聲調單位時，不必具有第三個詞。一個付詞和一個實詞就可以組成一個聲調單位了。例如：“真柴頭”*tsin ɿ ts'a ɿ t'au ɿ*（很笨）“勻仔行”*un ɿ a ɿ kiã ɿ*（慢慢兒走）“不止好勢”*put ɿ tsi ɿ ho ɿ se ɿ*（相當妥當）“嚟仔五個”*tu ɿ a ɿ go ɿ e ɿ*（剛好五個）“大淡薄”*tua ɿ tam ɿ po ɿ ɿ*（長大了點）。在這些句子成分里，付詞用它的意義充當實詞的修飾成分組成偏正結構；充當實詞的後補成分而組成述補結構。由於這一點，付詞就同其他的三類虛詞區別開來了。

介詞、連詞、助詞在句子里都是用來介紹兩個詞（或兩個以上的詞）的關係的。但是它們所介紹的關係不同，結構也就不同。連詞和助詞都必須放在被介紹的兩方面的當中，而介詞是放在被介紹的兩方面的前面。所以，介詞在聲調組合中一般不需要也不能有上連聲調；而在介詞之後必定有兩個成分和它發生組合關係的。例如“用二去除”*ig ɿ di ɿ k'ɿ ɿ tu ɿ*（“用二”和“去除”雖然分為兩個聲調單位，但是“用二”不能單獨存在，所以仍應認為四個音節構成一個整體。）“比我

恰好” piŋt̚ guaŋt̚ k'a²t̚ hoŋ 就都是介詞放在所介紹的兩個成分之前的。有了這一點，介詞又同連詞、助詞區別開來了。

連詞和助詞雖然都是放在所介紹的兩個成分之中，但是連詞所聯系的兩個成分必須分為兩個聲調單位，連詞自己變調下連，而助詞則將所聯系的二者連同自己組成一個聲調單位。可見它們之間也是有明顯的區別的。例如“牛及馬” guŋ/ kapŋt̚ beŋ “生及死” siŋ/ kapŋt̚ siŋ “長及短” tɕŋ/ kapŋt̚ teŋ “三及四” sãŋ/ kapŋt̚ siŋ 都分為兩個聲調單位；“伯兮人” danŋt̚ eŋt̚ daŋt̚ “蹲喫食” k'iaŋt̚ deŋt̚ tsiaŋ²ŋi (站着吃) “削依尖” sia²t̚ ŋiŋt̚ tsiamŋi 都合為一個聲調單位。

此外，付詞、連詞、助詞從它們在聲調組合中和其他詞類上連或下連的可能範圍也是不同的。這些不同就形成了它們在聲調組合中的差等。它們的差等情況可列為下表（✓號表示可上連，○表示可下連，——表示不可連。）：

	名詞	動詞	形容詞	數量詞	指示詞	人稱代詞	付詞	介詞	連詞	助詞
付詞	○	✓○	✓○	○	○	✓○	✓○	✓○	✓○	✓
介詞	○	✓○	✓○	○	○	✓○	✓○	✓○	✓○	——
連詞	○	○	○	○	○	✓○	✓○	✓○	✓○	——
助詞	○	○	○	○	○	○	○	——	——	——

6.5. 除了上述詞類之外，剩下的可以稱為實詞。按照一般的看法，實詞都表示一定的概念，有實在的意義。正因為如此，它在句中可以充當主要的成分，反映在廈門話的變調現象上，實詞在聲調單位中都可以處於核心的地位，也就是處於本調音節的地位。雖然有時也需要它們讀為輕聲或變調，但還是屬於相對輕聲和相對變調。這就是廈門話的實詞所共有的、區別於虛詞的最主要的特点。

至於其他的特点，到了不同的類別又有許多差別，現在還是分為幾組來談。

讓我們先來討論指示詞和人稱代詞。通常說的指代詞包括人稱代詞，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三種。在廈門話里，從聲調組合的情況看，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是一類，人稱代詞是另一類。上面所分的“指示詞”我們是連疑問代詞也包括在內的。指示詞和人稱代詞的不同主要是由於人稱代詞的特殊變調引起的。人稱代詞在句子里作主語時經常讀為變調，所以它的變調下連的機會很多，幾乎可以和任何詞類變調下連。而指示詞只能同少數詞類變調下連。所以從聲調下連的情況看來，人稱代詞的確有點象虛詞了。（難怪有人把代詞認為是“虛詞”或“半虛詞”。）

關於數詞和量詞，廈門話和普通話一樣常常是數詞和量詞合用的。量詞單獨和其他詞類組成聲調單位的例子還沒發現。所以我們傾向於把數詞和量詞合稱數量詞。

在名詞、動詞、形容詞三類實詞中，名詞在聲調組合中的情況比較特殊。名詞之前除了絕對輕

声的語气詞之外，可以上連任何詞類，而名詞之后除了名詞和語气詞之外不能下連任何詞類。所以在句子里，名詞处于声調單位的核心——本調音節——的机会很多，讀为变調的机会很少。这是由于名詞在句子里經常充当主謂結構的主語，偏正結構的中心詞，述賓結構的賓語，而主語、中心詞、賓語在声調單位里往往是处于本調音節的地位。

至于動詞和形容詞在声調組合中情况十分相近。所能上連和所能下連的詞類是一樣的。只是在变調下連中，動詞可以單獨下連指示代詞，人稱代詞，而形容詞下連這兩類詞時往往還不能組成完整的声調單位。如“送与什么人？”*saŋ⁴ ho⁴ sim⁴ mi² ɲ⁴ daŋ⁴*“教個”*ka⁴ in⁴*（教他們）動詞“送”“教”可以直接和代詞“什么人”、“個”組成声調單位。“好即竣（來）”*ho⁴ tsit⁴ tsun⁴ dai⁴*（好在現在來）“好恁（來）”*ho⁴ din⁴ dai⁴*（好在你們來）形容詞和代詞相連還要加上一個動詞才構成完整的声調單位。除此之外，在声調組合中動詞和形容詞就沒有其他區別了。所以划分動詞和形容詞還必須依靠其他方面的分析。

从笑詞的声調組合情况，我們可以看出，体詞和謂詞的区分是必要而恰当的，謂詞（動詞和形容詞）在声調組合中是最“活潑”的。它們可以和絕大多數的詞類上連，也可以和絕大多數的詞類下連。也就是說，它們既可讀本調又有許多地方讀变調。而名詞、數量詞、代詞（人稱代詞例外已如上述）可能下連的詞類都很少，也就是說，在声調單位里讀为变調的机会甚少。下面把各类笑詞在声調組合中的差等列一总表（符号同上頁表例。）：

	名詞	動詞	形容詞	數量詞	指示詞	人稱代詞	付詞	介詞	連詞	助詞	語气詞
名詞	✓○	✓	✓	✓	✓	✓	✓	✓	✓	✓	○
數量詞	○	✓	✓	✓○	—	✓	✓	✓	✓	✓	○
指示詞	○	✓○	✓○	✓	—	✓○	✓	✓	✓	✓	○
人稱代詞	○	✓○	✓○	✓○	○	✓○	✓○	✓○	✓○	✓○	○
動詞	○	✓○	✓○	✓○	✓○	✓○	✓○	✓○	✓	✓○	○
形容詞	○	✓○	✓○	✓○	✓○	✓○	✓○	✓○	✓	✓○	○

6.6. 綜上所述，我們如果作一個总的統計比較，應該是有價值的。在下表里我們作四方面的比較：(1) 上連詞類數（即可能上連的詞類總數）；(2) 下連詞類數（即可能下連的詞類總數）；(3) 声調組合總數（即以上兩項的總和）；(4) 声調組合性質（A表示相對变調和相對輕聲，B表示絕對变調，C表示絕對輕聲，D表示絕對本調。）（附表見次頁）。

关于廈門話詞類的划分，這應該由另一個題目去討論，這里也不想確定廈門話的詞類有幾種。至于各類詞內部的小類也沒有經過全面的比較，更不能提出什麼意見，這里提的材料只能說明某些大的方面的問題。有些和輕聲有關的，联系下文輕聲部分就容易理解了。

	名詞	動詞	形容詞	數量詞	指示詞	人稱代詞	付詞	介詞	連詞	助詞	語氣詞	擬聲詞	嘆詞
上連詞類數	10	9	9	8	8	8	7	6	4	3	7	2	0
下連詞類數	2	10	10	3	5	11	10	9	9	8	0	0	0
聲調組合總數	12	19	19	11	13	19	17	15	13	11	7	2	0
聲調組合性質	A	A	A	A	A	A或B	B	B	B	B	C	D	0

七、輕聲和語法的关系——輕聲的範圍（一）

7.1. 在討論變調和語法的关系時，我們已經介紹了廈門話變調的範圍。變調音節出現在句子裡的什麼地位上，哪些詞在什麼地位上應該讀為變調，從上面的材料已經可以看出來了。關於輕聲我們只提出它必定出現在聲調單位的末尾，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聲調單位的末尾都要有輕聲音節，那麼，輕聲的範圍又是什么呢？輕聲音節在句子裡究竟出現在什麼地位呢？哪些詞在什麼地位上該讀輕聲呢？前面我們只提過語氣詞是讀為絕對輕聲的，下面，我們就來全面地考察這個問題。

廈門話的輕聲和變調一樣，主要的是一種語法現象。句子裡的輕聲是由於詞性和句法地位所決定的，考察輕聲的範圍仍然要從詞類——句法上着手。

7.2. 和語法有關的輕聲可歸納為七類。先談和詞法有關的輕聲。

(1) 有些名詞的後加成分讀為輕聲：

廈門話名詞的後邊可以有多种附加成分，這些成分不能單獨存在，如果單獨說的時候意義就完全改變了。這些成分算是後綴，還是詞尾，我們不想去討論它，先稱之為後加成分。名詞的後加成分並不全都讀成輕聲，只是下面的五種是輕聲，不讀輕聲的名詞後加成分，限於篇幅，就不去提它了。

A. 人名：常用的加於人名之後的輕聲有呵、兮、哥、先生、氏等，其用法各有不同。

呵 a¹ɿ 魚呵 hi¹~ 石呵 tsio²ɿ~ 溪呵 k⁴ue¹~ 雲呵 hun¹~ 章呵 tsiŋɿ~

單音節的人名，或者是從雙音節的人名中抽出一個音節，再加上後加成分“呵”，這是廈門人對比較熟悉的人最常用的稱呼法。這種用法可以用作背稱，也可用作面稱。如果拿雙音的人名加上“呵”只能作面稱，不能作背稱。

兮 e¹ɿ 魚兮 hi¹~ 石兮 tsio²ɿ~ 秀雲兮 siu¹ɿ hun¹~ 阿章兮 a¹ɿ tsiŋɿ~
張兮 tiū¹~ 洪兮 aŋ¹~ 老朱兮 dau¹ɿ tsu¹~ 老白兮 dau¹ɿ pe²ɿ~

“兮”在稱呼中用得更多。可以加在姓或名的後面，可以加在單音或雙音人名的後面，可以用作背稱，一般來說，也可以用作面稱。

哥 ko¹ɿ 魚哥 hi¹~ 石哥 tsio²ɿ~ 溪哥 k⁴ue¹~ 章哥 tsiŋɿ~

“哥”加在單音名詞之后，用來表示对男性的尊称。可用作背称也可用作面称，但不能加在双音人名或姓氏之后。加在双音人名之后不讀輕声而讀原調。

先生 sian¹ | s¹ | (或簡化为 sian¹ |) 傅先生 p² | ~ 許先生 k'ɔ¹ | ~
秀雲先生 siu¹ | hun¹ | ~

“先生”加在姓或名的后面，前面可以是單音也可以是双音。可以用作面称也可以用作背称。用法和普通话相当。厦門人称老师通常都称“先生”（近年來中小学校里才流行“老师”的称法）。

氏 si¹ | 王氏 ɔŋ¹ | ~ 張氏 tiū¹ | ~ 洪氏 aŋ¹ | ~ 朱氏 tsu¹ | ~

解放以前，特別在農村里，由于封建观念的殘存，对妇女不能称名字，只能称“×氏”。并且要把她丈夫的姓冠于自己的姓的前面。現在已經沒有这种用法。“×氏”的說法只保留在“×氏祠堂”一类說法里。

B. 地名：常用的地名的后加成分，有“头”和“厝”。这类地名是約定俗成的，不能任意推广。下面举的例子有的見于厦門（如江头，何厝），有的見于內地。

头 t'au¹ | 江头 kaŋ¹ | ~ 桥头 kio¹ | ~ 嶺头 diā¹ | ~ 董头 taŋ¹ | ~ 張头 tiū¹ | ~

“头”讀輕声可以加在姓氏之后，或加在和地形有关的單音名詞（山、江、桥、嶺、坑等）的后面，用來作村落的名称。“董头村”是住着姓董的人的村子；“江头村”的周圍总有同“江”有关的东西。如果“江头”“桥头”一类的“头”不讀輕声，那就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村子而是一般的“江之濱”“桥之畔”了。

厝 ts'au¹ | 何厝 ua¹ | ~ 蔡厝 ts'a¹ | ~ 郭厝 ke² | ~ 張厝 tiū¹ | ~

“厝”原來有是“房屋、家”的意思，加于姓之后也用來作村落的名称。“何厝村”当然也是住着姓何的人的村子。

C. 处所方位名詞：常用的后加輕声有“哩、平、头”三个。“哩”用得較广，“头”和“平”只有特定的几个詞，不能推广。

哩 de¹ | 或 di¹ | 海哩（海里，海上） hai¹ | ~ 山哩（山里，山上） suā¹ | ~ 手哩（手里，
手上） tsiu¹ | ~ 腹哩（心里，肚子里） pak¹ | ~

头 t'au¹ | 边头（边上） p¹ | ~ 角头（角落里） kak¹ | ~ 东头（东边） taŋ¹ | ~ 北头（北
边，北方） pak¹ | ~ 中头（当中） tiŋ¹ | ~

平 piŋ¹ | 左平（左边） tso¹ | ~ 右平（右边） iu¹ | ~ 东平（东边） taŋ¹ | ~
即平 tsit¹ | ~

D. 時間名詞：時間名詞中的輕声有“年、时、日”三种。用它構成的時間名詞也是用來表示特定的時間的。

年 dī ㄉㄧ 前年 tsun ㄊㄨㄣ 後年 au ㄞ 元年 guan ㄍㄨㄢ 八年 pue ㄆㄨㄝ (第八年)
 日 dit ㄉㄧ 前日 tso ㄊㄨㄛ 後日 au ㄞ 四日 si ㄙ 十八日 tsap ㄊㄨㄞ pue ㄆㄨㄝ
 時 si ㄙ 日時 dit ㄉㄧ (白天) 冥時 bī ㄅㄧ (夜里)

“前年”“前日”中的“年、日”如果讀為本調是“以前的年代”，“以前的日子”，輕聲之後專指“去年的去年”和“昨天的昨天”；“後年”和“後日”的用法一樣用重讀和輕聲區別泛指的時間和特指的時間。“年”和“日”加于數詞之後，如果讀輕聲，前面的數詞是序數；如果讀本調前面的數詞是基数。

E. 實詞之後加“兮”組成一般說的“的”字結構”。可以當名詞用，其中的“兮”也讀輕聲。

兮 e ㄛ 石兮 tsio ㄊㄨㄛ (石做的) 金兮 kim ㄍㄧ (金做的) 青竹兮 ts'ĩ ㄊㄨ ㄊㄨ ㄛ (青竹做的)

烏兮 o ㄛ (黑的) 肥兮 pui ㄆㄨㄝ (胖的) 缺角兮 k'i ㄎㄨㄞ ㄎㄞ (缺了角的)

鑿兮 tsue ㄊㄨㄝ (切的) 煮兮 tsu ㄊㄨ (煮的) 倩來兮 ts'ia ㄊㄨ ㄉㄞ ㄉㄞ (僱來的)

做木兮 tsue ㄊㄨ ㄅㄞ (木匠) 煮食兮 tsu ㄊㄨ tsia ㄊㄨ (做飯的)

看命兮 k'ua ㄎㄨㄞ ㄅㄞ (算命的)

名詞後加成分的輕聲屬於絕對輕聲。因為有些如果讀為本調意義就變了，而且在句子里，帶有後加輕聲的名詞或名詞性詞組只能在聲調單位的末尾。在名詞後加輕聲中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用輕聲和重讀把特殊的和一般的區別開來。“江頭”的“頭”重讀是一般的“江頭”，輕聲是“江頭”指某一個村莊；“後日”的“日”重讀是“往後的日子”，輕聲是“明天的明天”。

(2) 動詞的後加成分處於聲調單位的末尾時，也讀為輕聲。但在一個聲調單位里，動詞之後可有賓語、補語，當動詞不在聲調單位末尾時，後加成分由輕聲轉化為變調。

A. 普通動詞：普通動詞的後加成分有着、咧、者。

着 tio ㄊㄨ 想着 si ㄊㄨ (想起了，想到了) 食着 tsia ㄊㄨ (吃上了，曾吃過)

驚着 ki ㄎㄞ (受了驚)

寒着 ku ㄎㄨ (着了涼) 七桃着 ts'it ㄊ'it (玩過) 擇着 ts'e ㄊㄞ (找過，找到)

這裡的“着”和普通話的“着”完全是兩回事。普通話的“着”表示動作或狀態的持續。廈門話的“着”表示動作已經經過，目前不再進行了，並且達到原定的目的，獲得一定的結果。

帶“着”的動詞可以前加“有”u ㄨ 或“毛”bo ㄅㄛ，對是否經歷過那個動作作出判斷。如“有食着”是曾吃過，“毛食着”是未曾吃過。但不能對是否達到原訂的目的進行判斷。要作這樣的判斷必須把“有”和“毛”插入動詞和“着”之間。但是插入“有、毛”之後，“着”就不能讀為輕

声而必須讀本調。如“食有着”tsa²ʔ tɕ u² tɕ i² (吃上了)，“食毛着”tsia²ʔ tɕ bo² tɕ i² (沒吃上)。可見插入“有、毛”之后，“着”就从附加成分变为動詞，構成動詞的補語了。

帶有后加成分“着”的動詞，后面如果接上賓語，“着”讀为变調；如“想着朋友”si² tɕ tɕ i² tɕ pi² i² (想到朋友，想起朋友)，“食着沙”tsia²ʔ tɕ tɕ i² tɕ sua² (吃到了沙)。后面如果接上補語，“着”讀本調和下面的補語分为两个声調單位。如“食着真甜”tsia²ʔ tɕ tɕ i² tɕ / tɕ sin² tɕ tɕ i² (食起來很甜)“听着真不入耳”tɕ i² tɕ tɕ i² tɕ / tɕ sin² tɕ tɕ i² tɕ bue² tɕ di² tɕ hi² (听起來很不入耳)。

咧 de² 在咧 tɕ i² (在) 囤咧 k² g² (藏着) 踮咧 k² i² (站着)

插插咧 ts² a² ts² a² (全插着)

这里的“咧”加在動詞的后面表示動作的持續状态。近于普通話的“着”，但不完全相同。厦門話的“咧”只能加于單音動詞及其重疊式的后面。象普通話的“工作着”的說法，厦門話要改成“咧做工”de² tɕ sue² tɕ ka² i²，可見要表示雙音動詞的持續，厦門話必須把“咧”移到前面去。又普通話動詞+着之后可以帶動詞(如“笑着說”“坐着吃”)，可以帶賓語(如“拿着一本書”“吃着飯”)，不能帶補語。厦門話動詞+咧之后可以帶另一个動詞(如“囤咧食”k² g² tɕ i²——藏着吃，“坐咧睡”tɕ e² tɕ de² k² un²——坐着睡)，但在这样的格式中“咧”因为帶有介紹两个動詞的作用，所以不能讀輕声，應該讀变調。如果后面帶有補語，“咧”也同样轉化为变調(如“囤咧藏”k² g² tɕ i² tɕ hia²——藏在那儿)。可以說，在補語和第二个動詞之前的变調的“咧”已帶有助詞的性質了。厦門話帶有“咧”的動詞不能帶賓語。

者 tɕ e² 坐者 tɕ e² (坐一坐，坐坐) 看者 k² u² (看一看，看看) 割者 kua²

(割一割，割一下)

拍算者 p² a² s² (划算划算，打算一下) 探听者 t² am² t² i² (打听

打听，打听一下)

这里的“者”來自“蜀下”tsit² e² (一下)的合音。但是已經虛化，用在動詞之后讀为輕声表示動作的短暫。大体相当于普通話的動詞重疊式。在口語里，“者”有时讀同“咧”。但是它所表示的意义还是不同于上述的“咧”。碰到难以分辨的情况时，檢驗的办法是：如果可以还原为“者”的是“者”，否则是“咧”。帶“者”的動詞不能后加其他成分，所以“者”是絕對輕声。

B. 能愿動詞：厦門話的能愿動詞“会”和“能”是这样区别的：

会+動詞→会

会+動詞+得→能

走：会走 e² tɕ sau² (会跑)

会走得 e² tɕ sau² di² tɕ (能跑，可以跑)

不会走 bue² tɕ sau²

不会走得 bue² tɕ sau² di² tɕ

(不会跑，跑不动)

(不能跑，不可以跑)

在上例的右邊一個格式中“得”讀輕聲，用來和能願動詞“會”相呼應，表示對主要動詞的判斷。如果動詞之後還有其他成分“得”就轉化為變調。如“會使得來”e₁ sai₁ ɿ₁ di₁ ɿ₁ dai₁（可以來）“俚使得去”bue₁ sai₁ ɿ₁ di₁ ɿ₁ k'i₁（不能去）。

上面講過，名詞的後加成分不能任意加於所有的名詞之後，動詞的後加成分也是如此。例如可以說“在咧”“囡咧”，就不能說“罷咧”“食咧”；可以說“想着”，“听着”，就不能說“在着”“囡着”。可見這些有關詞法的輕聲只能局部地起作用。這是它們的共同點，又是區別於句法地位所要求的輕聲的主要點。下面接着談句法輕聲。

7.3. 和句法有關的輕聲有下面四種：

(1) 人稱代詞用作動詞的賓語時，讀為輕聲。例如：

送我 saŋ₁ gua₁ 送伢 saŋ₁ gun₁ (送我們) 送汝 saŋ₁ di₁ (送你) 送恁 saŋ₁ di₁
(送你們) 送伊 saŋ₁ i₁ (送他) 送個 saŋ₁ in₁ (送他們) 送人 saŋ₁ ɿ₁ (送人家)

如果人稱代詞作賓語時，後面還聯謂語、賓語、補語的時候，人稱代詞一律轉化為變調。例如：

後連間接賓語：送我蜀本冊 saŋ₁ ɿ₁ gua₁ ɿ₁ tsit₁ pun₁ ɿ₁ ts'e₁ ɿ₁ (送我一本書)

後連動詞謂語（兼語式）：請伊來坐 ts'iā₁ ɿ₁ i₁ dai₁ tse₁ (請他來坐)

後連補語：叫汝兩聲 kio₁ ɿ₁ di₁ ɿ₁ dŋ₁ siā₁ (叫你兩聲)

後連形容詞謂語 愛汝好 ai₁ ɿ₁ di₁ ho₁ (愛你好，希望你好)

人稱代詞作介詞的賓語時，因為“語猶未了”，一個聲調單位還沒有結束，所以不能讀輕聲，而讀絕對變調。例如：

共伊借來 kaŋ₁ i₁ tsio₁ dai₁ (把他借的來)

掠汝做搭肉衫 dia₁ ɿ₁ di₁ tsue₁ ta₁ hik₁ sā₁ (拿你當心腹)

乞人提去咯 kit₁ dag₁ t'e₁ k'i₁ do₁ (被人家拿走了)

與我教着 ho₁ gua₁ ka₁ tio₁ (給我教過)

(2) 數量結構作動詞或介詞的賓語時，也常常讀為輕聲，輕聲和重讀意義有所不同，其中的情況比較復雜。有些和語氣有關的留待下述，先提出下面兩點來討論：

A. 重讀表示確數，輕聲表示約數。試比較：

重 讀	輕 聲
(1) 固 等 咧 兩 ko ² ʋ tənʋ deʋ dŋ ² 日 就 會 來 dit ¹ tsiu ² e ² dai ¹	固 等 咧 兩 ko ² ʋ tənʋ deʋ dŋ ² 日 就 會 來 dit ¹ tsiu ² e ² dai ¹
(2) 拍 蜀 下 現 死 p ⁶ a ² ʋ tsit ¹ e ² hian ² si ¹	拍 蜀 下 現 死 p ⁶ a ² ʋ tsit ¹ e ² hian ² si ¹
(3) 加 兩 箍 嘍 有 邊 ke ¹ dŋ ² t ⁶ ʋ tsia ² ʋ u ² kau ¹	加 兩 箍 嘍 有 邊 ke ¹ dŋ ² k ⁶ ʋ tsia ² ʋ u ² kau ¹

例(1)“兩日”重讀(前音變調,後音本調)表示再等準確的兩天就會來;讀為輕聲表示再等上兩三天就會來。例(2)“蜀下”重讀表示打它一下就死;讀為輕聲表示“不堪一擊”稍打一下就死了。例(3)“兩箍”(兩元)重讀表示多上不多不少的兩元就夠了;讀為輕聲表示多上一兩元、兩三元才夠。為了更明顯地表示這種意義上的區別,在口語里,數量結構讀輕聲時常常在後面再加上一個輕聲的“仔”(a¹)。或者用兩個數詞連一個量詞一起讀輕聲表示約數。如例(1)可說成“固等兩日仔就會來”或“固等兩三日(或蜀兩日)就會來。”

以上所說的讀為輕聲的數量結構,其中的數詞常用的只有“蜀、兩”兩個。

B. 重讀表示動作已經進行過,輕聲表示動作尚未進行過。試比較:

重 讀	輕 讀
(1) 下 哺 固 讀 兩 遍 e ² p ⁶ ʋ ko ² ʋ tāk ¹ dŋ ² p ⁶ ian ¹	下 哺 固 讀 兩 遍 e ² p ⁶ ʋ ko ² ʋ t ⁶ ak ¹ dŋ ² p ⁶ ian ¹
(2) 但 使 寫 蜀 字 着 好 dā ¹ sai ¹ ʋ sia ¹ ʋ tsit ¹ di ¹ to ² ʋ ho ¹	但 使 寫 蜀 字 着 好 dā ¹ sai ¹ ʋ sia ¹ ʋ tsit ¹ di ¹ to ² ʋ ho ¹
(3) 伊 來 兩 日 i ¹ dai ¹ dŋ ² dit ¹	伊 來 兩 日 i ¹ dai ¹ dŋ ² dt ¹

例(1)“兩遍”重讀是晚上追述下午的事情(讀過了兩遍),輕聲是早上說下午的事情(下午讀過兩遍)。例(2)“蜀字”重讀是說只要寫過一個就好了,輕聲是說只要肯去寫它一個字就好了。例(3)“兩日”重讀是說他來了兩天了,輕聲是說他要是來兩天就……。

和上一類輕聲一樣,這一類數量結構的輕聲在口語里也常常加上輕聲的“仔”a¹,也可以用兩個數詞連一個量詞來表示約數。如例(1)說成“下哺固讀兩遍仔”或“下哺固讀蜀兩遍”。

這兩類數量結構的輕聲在口語里常常有交叉現象。如“與人留兩日嘍去”h⁶ʋ dan¹ dau¹ dŋ² dit¹ tsia²ʋ k⁶ʋ 中“兩日”讀為輕聲,意思是“讓人家挽留兩天再走”,這個“挽留”是尚未進行的動作;所留的“兩天”也是一個約數。所以遇到具體的句子,還要加以具體的分析。

(3) 動詞在句子里充當另一個動詞的補語時，也讀為輕聲。動詞趨向補語的輕聲和動詞結果補語的輕聲還不尽相同，現分別敘述如下：

A. 趨向補語：

廈門話的趨向補語有簡單和複合的兩種。可以說“簡單式”是指“向”，“複合式”是“趨”和“向”相結合的。如“提來” $t'e^2 \mid dai \downarrow$ 的“來”是指“提”（拿）這個動作的“方向”；“提入來”（拿進來） $t'e^2 \mid dip \downarrow dai \downarrow$ 中的“入”是“拿”這個動作的“趨”的方式，“來”是“拿”這個動作的“向”。表示“向”的補語可以單獨使用構成簡單式，表示“趨”的補語只能同簡單式相結合組成複合式。

簡單式的趨向補語廈門話里除了“來、去”之外還有“來去”。“來去”的用法是相當特殊的。“甲→乙”的趨向，對於甲來說是“去”；對於乙來說是“來”。用“來去”作趨向動詞就是二者兼用的。用“去”表示現在還處在“甲”的地位，用“來”表示心已經飛到“乙”，從“乙”作為出發點來設想了。所以“來去”的用法常常用來表示委婉、懇求、邀請、殷切的意思，其中情味往往是十分復什的。例如“伢卜倒來去咯”勉強說成普通話應該是“人家可想着回家了呢！”“我共汝提來去，看汝卜怎樣”可說成“我把你拿得去，看你要怎麼辦”。同時，動詞的趨向補語用“來去”時，常常表示說話的和聽話的一起動作，主語常常用複數。

廈門話的趨向動詞有廿一種，其中簡單式三種，複合式十八種，列表舉例如下：

趨 向 動 詞		舉 例					
“趨向”(複合式) “趨”	“向”(簡單式)	來	去	來去	提來(拿來)	提去(拿去)	提來去
		$dai \downarrow$	$k'i \downarrow$	$dai \downarrow k'i \downarrow$	$t'e^2 \mid dai \downarrow$	$t'e^2 \mid k'i \downarrow$	$t'e^2 \mid dai \downarrow k'i \downarrow$
出	$ts'ut \downarrow$	出來	出去	出來去	提出來(拿出來)	提出去(拿出去)	提出來去
入	$dip \downarrow$	入來	入去	入來去	提入來(拿進來)	提入去(拿進去)	提入來去
過	$ke \downarrow$	過來	過去	過來去	提過來(拿過來)	提過去(拿過去)	提過來去
倒	$to \downarrow$	倒來	倒去	倒來去	提倒來(拿回來)	提倒去(拿回去)	提倒來去
起	$k'i \downarrow$	起來	起去	起來去	提起來(拿上來、 拿起來)	提起去(拿上去)	提起來去
落	$do^2 \downarrow$	落來	落去	落來去	提落來(拿下來)	提落去(拿下去)	提落來去

所有的趨向動詞，不論單音，不論雙音；不論簡單式，不論複合式，放在動詞後面充當補語時一律讀為輕聲。如果在動詞和補語之間插下判斷詞（如肯定的“有”“會”，否定的“毛”“煞”等），補語自輕聲轉化為重讀，單音節的補語變為本調（如“提會來” $t'e^2 \downarrow e^2 \downarrow dai \downarrow$ ），雙音節的補語前音節讀本調，後音節讀為輕聲（如“提煞出來” $t'e^2 \downarrow buc \downarrow ts'ut \downarrow dai \downarrow$ ），但是包含有簡單式補語“來去”的動補結構當中不能加判斷詞。（如不能說“提會來去”“提煞出來去”）

趨向動詞補語之後如果還帶有動詞，趨向動詞一律轉化為變調。如“提入來園咧”（拿進來藏

着)。可見趋向動詞的輕聲是相對輕聲。

B. 結果補語：廈門話里常見的單音動詞作結果補語的有如下幾個：

結果補語	弄 dɔŋ↓	釘 tiŋ↓	拆 t'iaʔ↓	碇 teʔ↓	踢 t'at↓	刮 tsam↓
開 k'ui↓	弄開		拆開	碇開(壓開)	踢開	刮開(切開)
破 p'ua↓	弄破	釘破	拆破(撕破)	碇破(壓破)	踢破	刮破(切破)
折 tsiʔ↓	弄折(弄斷)	釘折(釘斷)		碇折(壓斷)	踢折(踢斷)	刮折(砍斷)
牢 tiau↓		釘牢(釘上)		碇牢(壓往)		
倒 to↓	弄倒				踢倒	
死 si↓	弄死		拆死(撕裂)	碇死(壓死)	踢死	刮死(砍死)
去 k'i↓	弄去	釘去	拆去(拆掉)		踢去	
着 tioʔ↓	弄着(碰到)	釘着(釘着)	拆着(拆着)	碇着(壓到)	踢着	刮着(切到)

結果補語之前的動詞不論單音，不論雙音，結果補語如果是單音動詞一律讀輕聲，結果補語如果是雙音（或單音動詞的重疊）一律不輕聲而重讀，如“拍受氣”（惹生氣）p'aʔ↓ siu↓ k'i↓ “釘牢牢”（釘牢）tiŋ↓ tiau↓ tiau↓ 如果結果補語之後還有其他成分，輕聲也一律轉化為變調。如“弄破了了”（全打破）dɔŋ↓ pua↓ diau↓ diau↓，“踢着個”（踢着了一個）t'at↓ tioʔ↓ tsit↓ e↓。可見，和趋向補語一樣，結果補語的輕聲也是相對輕聲。

(4) 疑問句末的否定詞一律讀為輕聲。

廈門話的疑問句最常用的格式就是在句末加一個輕聲的否定詞。例如：

是 伊 佢 (是他嗎?) 汝 卜 來 佢 (你來嗎? 你來不來?)	
si↓ i↓ m↓	di↓ beʔ↓ dai↓ m↓
有 看 見 毛	有 收 着 毛
u↓ k'ua↓ k'i↓ bo↓	u↓ siu↓ tioʔ↓ bo↓
(看見了嗎, 看見了沒有?)	(收到了嗎? 收到了沒有?)
會 使 講 繪	會 曉 寫 繪
e↓ sai↓ kag↓ bue↓	e↓ hiau↓ sia↓ bue↓
(能說嗎? 可不可以說?)	(懂得寫嗎? 懂不懂得寫?)
着 去 未 (得去了嗎?) 接 着 未 (收到了沒有?)	
tioʔ↓ k'i↓ be↓	tsiʔ↓ tioʔ↓ be↓

這種問句是從選擇問句簡化來的，例如“是伊佢”可以說成“是伊抑佢是?” si↓ i↓ a↓ m↓ si↓，“會使講繪”可以說成“會使講抑繪使” e↓ sai↓ kag↓ a↓ bue↓ sai↓。如果從簡化式回到原來的復什式，否定詞就由輕聲轉化為變調，可見這類輕聲也屬於相對輕聲。

(5) 句末的語氣詞一律讀為輕聲。

廈門話的語氣詞十分豐富。一種語氣可以用多種語氣詞表示，一個語氣詞也可以表示多種語

氣。這裡不能細述，只想舉若干例子加以說明。

在各種輕聲當中，語氣詞的輕聲算是比較特殊的一種。它沒有固定的調值，由於語氣的需要有的讀高調，有的讀低調，有的讀升調，有的讀降調，有的讀平調。所以從調值看，語氣詞倒不象是輕聲。我們是因為語氣詞之前的音節總是本調音節，所以認定它是輕聲音節的。從意義來看，語氣詞的意義也顯然是前面音節意義的補充。

語氣詞只能出現在句子的末尾，所以屬於絕對輕聲。

下面介紹幾個常用語氣詞的用法：

- 啦** da.l 確定事態已成定局：伊就是頭家啦 i.l tsiu.l si.l t'au.l ke.l~（他就是老板了。）
表示勸告、誘導、祈求、商量：汝休囑固吵啦 di.l m.l t'ang.l ko.l ts'a.l~（你別再吵了吧！）
表示停頓：衫啦、褲啦、囑頌媠了 sã~l, k'ɔ.l~, dɔŋ.l ts'ing.l bu.e.l diau.l（上衣啦，褲子啦，都穿不完。）
- 咯** dɔ.l 表示肯定：我食飽咯 gua.l tsia.l pa.l~（我吃飽了，我吃過了）
表示事態已經發生了變化：冊與伊提去咯 ts'e.l hɔ.l i.l t'e.l k'i.l~（書被他拿去了。）
表示強調：休囑遷咯，天時毛早咯 m.l t'ang.l tsian.l~ t'i.l si.l bo.l tsa.l~（別再拖拉了，時間不早了。）
- 咧** de.l 肯定之中帶有誇張：我天固有咧 gua.l iau.l ko.l u.l~（我還有呢！）
表示催促強調：恰大力咧 k'a.l tua.l dat.l~（力氣多使點啦！）
表示詢問：汝名叫什麼咧 di.l biã.l kio.l sim.l bi.l~（你叫什麼名？）
表示一種要求勸告：講來我听咧 kɔŋ.l dai.l gua.l t'ia.l~（講來給我听听！）
- 呢** di.l 表示疑問：錢伊苦卜你揸呢？ ts'i.l i.l dã.l be.l n.l ti.l~（錢他要是不要呢）
表示對事實的強調：啲啲隻去呢！ tu.l tu.l tsia.l k'i.l~（剛剛才走！）
表示埋怨：甲那□八呢！ ka.l dã.l dua.l pat.l~（好象什麼都懂的樣子！）
- 噉** ɔ.l 表示呼喚祈使：做陣來噉 tsue.l tin.l dai.l~（一起來吧！）
表示提示喚醒：休囑安呢亂子來噉 m.l t'ang.l an.l d'i.l duan.l tsu.l dai.l~（別這樣胡搞啦！）
表示強調：海咧我噉是佢去噉 hai.l de.l gua.l tsia.l si.l m.l k'i.l~（海里我才不去呢！）
表示停頓：伊噉，伊佢知影 i.l, i.l m.l tsai.l iã.l（他么，他不知道。）
- 嘢** ko.l 表示肯定：就嘍呢做落去嘢 tsiu.l an.l d'i.l tsue.l do.l k'i.l~（就這樣做下去吧！）

表示威脅：卜去去嘢，看汝有驚毛 be²ŋ k'ɿ k'ɿ~ k'ua²ŋ diŋ u² kiã¹ bo²ŋ

(要去你就去吧！看你怕不怕！)

diã¹ 表示僅此而已：食咧蜀碗~ tsia²ŋ deŋ tsit¹ uã¹~ (只能吃一碗呢！)

diã¹ 常常用重疊形式 diã¹ diã¹，有時在后面還加上 dē¹，合成 diã¹ diã¹ dē¹。

固咧 ko²ŋ de¹ 表示受了委屈：人都你知影固咧 daŋ²ŋ tō¹ ŋ² tsai¹ŋ iã¹~ (人家都不知道呢！)

表示帶有強烈情緒的肯定：伢都你不去固咧 ŋun²ŋ tō¹ ŋ² k'ɿ~ (人家就是不去嘛！)

表示強調：伊共汝講了了咯~~ iŋ² ka¹ŋ di¹ kōŋ²ŋ diau²ŋ diau² dō¹~ (他全給你說了的！)

“固咧”還有另一個用法，就是放在動詞之前作付詞用，表示動詞尚在進行之中。如“固咧睡”（還在睡）。

付詞的“固咧”和語氣詞的“固咧”完全是兩回事，雖然語音上幾乎沒有差別。

7.4. 以上所說的和語法有關的輕聲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輕聲音節的意義是作為它前面的重讀音節的意義的一種補充。比如方位名詞“海咧”的“咧”補充了“海”，指明了與海有關的方位。“的字結構”“做木兮”的“兮”補充了“做木”，表示了從事“做木”的人。動詞“看着”的“着”，補充了“看”，表明“看”已經達到一定的效果，“看”的動作已過去。動詞“出去”的“去”補充了“出”的動向。各種語氣詞補充了句子的語氣。

八. 輕聲和語氣的關係——輕聲的範圍(二)

8.1. 廈門話的輕聲還有一類不和語法有關，而是和語氣有關的。有關語氣的輕聲不同於和語法有關的輕聲，它不是表示對前面音節意義的補充，而是表示語氣的強調。

現在把常見的幾種和語氣有關的輕聲介紹如下：

1. 數量結構作賓語時，一般語氣讀為重讀，強調語氣讀為輕聲。例如：

(1) 固 來 咧 十 個 八 個 吓 毛 驚 你
ko²ŋ dai¹ de¹ tsap¹ŋ e²ŋ pue²ŋ e²ŋ bā¹ŋ bo²ŋ kiã¹ di²ŋ
(再來上十個八個也不怕你。)

(2) 固 學 咧 蜀 世 人 也 執 伊 慫 着
ko²ŋ o²ŋ de¹ tsit¹ŋ si¹ŋ daŋ²ŋ ia¹ŋ tsip²ŋ iŋ bue¹ŋ tio²ŋ
(再學一輩子趕他不上。)

(3) 蜀 隊 有 咧 六 七 十 戶 就 盡 額 啦

tsit¹ tui¹ u¹ de¹ dak¹ ts'it¹ tsap¹ hɔ¹ tsiu¹ kau¹ gia² da¹

(一隊有了六七十戶就盡够了!)

例(1)“十个八个”重讀，語氣就比較一般，讀為輕聲是極誇海口的說法。例(2)“蜀世人”重讀是一般感嘆，輕聲就帶有“望塵莫及”的意味。例(3)“六七十戶”重讀是一般敘述或揣摩的說法，輕聲則表示“只要这么多就够了”。這類輕聲在口語里有時也在輕聲之后再加上輕聲的“仔”a¹。

2. 指示詞或者指示詞加量詞的結構，在对偶復句中相互呼應時，讀為重讀表示一般語氣，讀為輕聲表示強調的特指語氣。例如：

(1) 早 起 讀 即 本 下 晡 讀 許 本

tsa¹ k'i¹ t'ak¹ tsit¹ pun¹ e¹ pɔ¹ t'k¹ hit¹ pun¹

(早上讀這一本，下午讀那一本)

(2) 日 時 頌 即 領 冥 時 頌 許 領 (白天穿這件，晚上穿那件)

dit¹ si¹ ts'ig¹ tsit¹ diā¹ bī¹ si¹ ts'ik¹ hit¹ diā¹

例(1)的“即本”和“許本”相呼應，例(2)的“即領”和“許領”相呼應，量詞“本”和“領”讀本調，指示詞“即”“許”讀變調是一般的選擇，量詞讀輕聲，指示詞讀本調就有強調、指定性的意味。

3. 排比句的各分句中，所排比的、意義相對的成分讀為輕聲也表示強調。例如：

(1) 我 寫 蜀 張 汝 寫 蜀 張 伊 寫 蜀 張 三 個 着 有

gua¹ sia¹ tsit¹ tiū¹ di¹ sia¹ tsit¹ tiū¹ i¹ sia¹ tsit¹ tiū¹ sā¹ e¹ to² u¹

三 張 (我寫一張，你寫一張，他寫一張，三人就有三張)

sā¹ tiū¹

(2) 今 且 日 担 淡 薄 仔 明 且 日 担 淡 薄 仔 后

kin¹ dā¹ dit¹ tā¹ tam¹ po² a¹ bin¹ dā¹ dit¹ tā¹ tam¹ po² a¹ au¹

日 担 淡 薄 仔 总 有 蜀 日 会 共 伊 担 了 了

dit¹ tā¹ tam¹ po² a¹ tsog¹ u¹ tsit¹ dit¹ e¹ ka¹ i¹ tā¹ diau¹ diau¹

(今天挑一点，明天挑一点，后天挑一点，总有一天可以把它挑完的。)

(3) 东 叫 蜀 个， 西 叫 蜀 个， 卜 叫 盡 底 时 嘍

tag¹ kio¹ tsit¹ e¹ sai¹ kio¹ tsit¹ e¹ be² kio¹ kau¹ ti¹ sid¹ tsia²

禮 盡? (东叫一个，西叫一个，要叫到什么时候才到齐?)

tsiau¹ kau¹

例(1)的“蜀張”讀輕聲可以表示只要通力合作，大家動手，任務便很容易完成。例(2)的“淡薄仔”讀輕聲充分表現了愚公移山的決心。例(3)的“蜀个”讀輕聲表示了不勝其煩之感。

4. 選擇問句各分句中相對的成分讀輕聲也表示語氣的加強。例如：

(1) 是 汝 怀 着 抑 是 我 怀 着 (是你不对，还是我不对?)

si⁴ di¹ m⁴ t⁴io² t⁴ a¹ t⁴ si⁴ gua¹ m⁴ t⁴io² t⁴

(2) 汝 恰 知 抑 是 我 恰 知, (你更懂得还是我更懂得?)

di¹ k⁴a¹ t⁴ tsai¹ t⁴ a¹ t⁴ si⁴ gua¹ k⁴a² t⁴ tsai¹ t⁴

這類輕聲可以前後都讀輕聲，也可以前面重讀，後面輕聲。如果前後都重讀語氣就不一样了。

例(1)“怀着”重讀是一般疑問，其答案尚未可知，讀輕聲是反詰問句，肯定我對，你錯。例(2)的“恰知”重讀是一般語氣，輕聲就有辯駁，責難的意味。

5. 在口語里，針鋒相對的辯論，用對方的話直接反駁，可以整句讀為輕聲（除了第一個音節讀本調之外）這種說法可以收到氣勢強烈的效果。例如：

甲：汝若怀去呵？ di¹ dā² t⁴ m⁴ k⁴i¹ a¹ (你干么不去?)

乙：汝若怀去呵？ di¹ dā² t⁴ m⁴ k⁴i¹ t⁴ a¹ (你自己干么不去!)

有關語氣的輕聲，如果不讀輕聲而重讀，都可以成話，但是意義就不同了，所以，從語法的角度看是相對輕聲，從語氣的角度看是絕對輕聲。

8.2. 上面所說的輕聲是分逐條來說的，如果一個句子里幾個需要輕聲的音節相連，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如果語法的輕聲和語氣的輕聲同落在一個音節上，情況又是怎樣的呢？這裡必須作一交代。

幾個有關語法的輕聲音節相連仍然各自讀為輕聲，造成長串的輕聲音節。例如：

(1) 戲 票 有 日 时 兮 毛? (戲票有白天的嗎?)

hi¹ t⁴ p⁴io¹ u¹ di¹ si¹ e¹ bo¹

(2) 汝 且 站 咧 者 呵! (你先站着—會兒吧?)

di¹ t⁴s⁴ā¹ t⁴ k⁴ia¹ de¹ tse¹ a¹

(3) 卜 提 入 來 去 咯。(要拿進去了。)

be² t⁴ t⁴e² t⁴ di¹ t⁴ dai¹ k⁴i¹ d⁴

(4) 着 送 伊 蜀 本 呢? (得送他本嗎?)

tio² t⁴ sa¹ q¹ i¹ t⁴ sit¹ t⁴ pun¹ t⁴ d¹

例(1)是名詞後加成分輕聲“時”、“兮”加疑問句末否定詞輕聲“毛”。例(2)是動詞後加成分輕聲“咧”、“者”加語氣詞輕聲“呵”。例(3)是動詞趨向補語輕聲“入”、“來”、“去”加語氣詞輕聲“咯”。例(4)是人稱代詞賓語輕聲“伊”加數量結構輕聲“蜀本”加語氣詞輕聲“呢”。

如果語氣需要輕聲的音節正是原來語法需要輕聲的音節，常常要變輕聲音節為重讀音節。例如：

- { 气 死 人 呵 (气死人了!) ——一般語氣：結果補語輕聲+語氣詞輕聲。
 k'iŋ siŋ daŋ aŋ
 { 气 死 人 呵——強調語氣：(語氣輕聲—語法輕聲→還原重讀)+語氣詞輕聲。
 k'iŋ siŋ daŋ aŋ
- { 伊 請 我 毛 請 汝 (他請我，沒請你) ——一般語氣：人稱代詞賓語輕聲。
 iŋ tsiãŋ guaŋ boŋ tsiãŋ diŋ
 { 伊 請 我 毛 請 汝。——強調語氣：語氣輕聲—語法輕聲→還原重讀。
 iŋ tsiãŋŋ guaŋ boŋ tsiãŋŋ diŋ
- { 但 會 曉 行 蜀 步 仔 (只會走几步) ——一般語氣：數量結構輕聲。
 dāŋ eŋ hiauŋ kiãŋ tsitŋ pɔŋ aŋ
 { 但 會 曉 行 蜀 步——強調語氣：語氣輕聲—語法輕聲→還原重讀。
 dāŋ eŋ hiauŋŋ kiãŋŋ tsitŋŋ pɔŋ
- { 行 出 來 你 隨 行 入 去 (走出來別走進去) ——一般語氣：趨向動詞補語輕聲。
 kiãŋ ts'utŋ daiŋ mŋ t'agŋ kiãŋ dipŋ k'iŋ
 { 行 出 來 你 隨 行 入 去——強調選擇語氣，語氣輕聲—語法輕聲→還原重讀。
 kiãŋ ts'utŋŋ daiŋŋ mŋŋ t'agŋŋ kiãŋŋ dipŋŋ k'iŋ

九. 余論

9.1. 这里不准备總結全文，只想把我們在整理這分材料的过程中所聯想到的兩個問題提出來談一談。

以往，我們關於漢語方言的研究多半偏重在語音方面。而方言語音的研究主要是描寫和比較（斷代的和普通話比較，找對應規律；歷代的和中古音比較），至於詞匯和語法的比較只是在和普通話的對比中對某些方言的特點作描寫。這些研究當然也是很必要的。但是，要深入而全面地認識方言，看來，還必須把方言的語音、詞匯、語法聯繫起來，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因為語言是語音和語義（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統一起來符號體系，語音是語言物質外殼，基本詞匯和語法構造的各種特點都是通過語音形式表現出來的。只有把方言的語音、詞匯、語法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來研究，弄清楚它們之間的聯繫，才能充分地揭示方言的特點和規律。通過這次整理廈門話的變調和輕聲的材料，我們覺得在理解廈門話的特點和本質上是進了一步了。

從指導實踐來說，我們對方言的研究作得愈深入，方言的特點把握得愈準確，在推廣普通話和漢語規範化的工作中就能起愈大的作用。拿廈門話來說，真正掌握了它的變調的規律，我們便可以

拿它來幫助廈門地區的人學習語法、分析句子，而這正是在群眾中推廣規範化的漢語所必需的。

由此看來，把方言的語音研究和詞匯語法的研究聯繫起來，對方言結構體系作進一步的描寫和比較研究，特別是對於主要的方言來說，還是有必要加以提倡的。

9.2. 如果認為輕聲和變調也是語音中的音變現象的話，我們覺得音變的分類似乎還有加以補充的必要。傳統的音變的分類，只分聯合音變和歷史音變。這是從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兩個角度來分的。如果我們從音變——語音現象和其他的語言結構要素（詞匯、語法）的關係來看，有的音變只是語音範圍內的变化，與詞匯、語法無關。音位的條件變體，元音的高化或輔音的顎化就是這一類的音變。比如普通話 a 音位在 ai、an 等韻中讀為 a，在 ian、yan 等韻中的變體為 ε，在 au、aj 等韻中的變體為 σ，在 ar 韻中的變體為 v；從中古音的 k-、k'-、x- 變為現代的 ts-、tɕ-、ʃ，或者 a 變為 ə、ia 變為 ie（假構開口三等），這些音變就與詞匯、語法無關。而另一些音變則是和詞匯，語法密切相關的。比如普通話里用輕聲區別詞義（“東西”的西讀輕聲和非讀輕聲意義不同），從中古漢語到現代漢語由於“兒”的意義的虛化而引起的語音上的“兒化”就都是這樣的音變。廈門話的變調和輕聲正如上面所介紹的，也是詞匯——語法的需要所決定的。根據這些情況，我們認為有可能把語音變化的類型，從它和語言結構各要素的關係着眼作另一種劃分，即把它分為“語音音變”（或稱單純音變）、“詞匯音變”和“語法音變”。這是普通語言學應該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9.3. 最後，還必須交代一點，我們在这次編寫過程中首先是從輕聲和變調的現象着手整理出初步的材料，然後聯繫到詞匯——語法的規律來進行分析，最後通過長篇方言口語材料的檢驗，再加以補充和歸納的。我們對於廈門話的語法體系還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文中所用的語法體系並不是從大量的廈門話材料中歸納出來的，而是沿用一般敘述漢語語法時的提法，對各家的不同說法又有所取捨。這樣的做法雖然也可以用某些理論來為它辯護，證明它是行得通的（如說方言的語法和普通話語法差別不大等等），但是我們認為這不能不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們認為一種方言，特別是一種特殊性較大的方言，語法上雖然和普通話不能是截然不同的體系，但是由方言的語法特點所貫穿的方言語法體系還是存在的。從這一點來說，這篇文章只不過是為這方面的研究開了一個頭，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其中不少說明也未必妥貼。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還有待於方言語法的進一步研究。